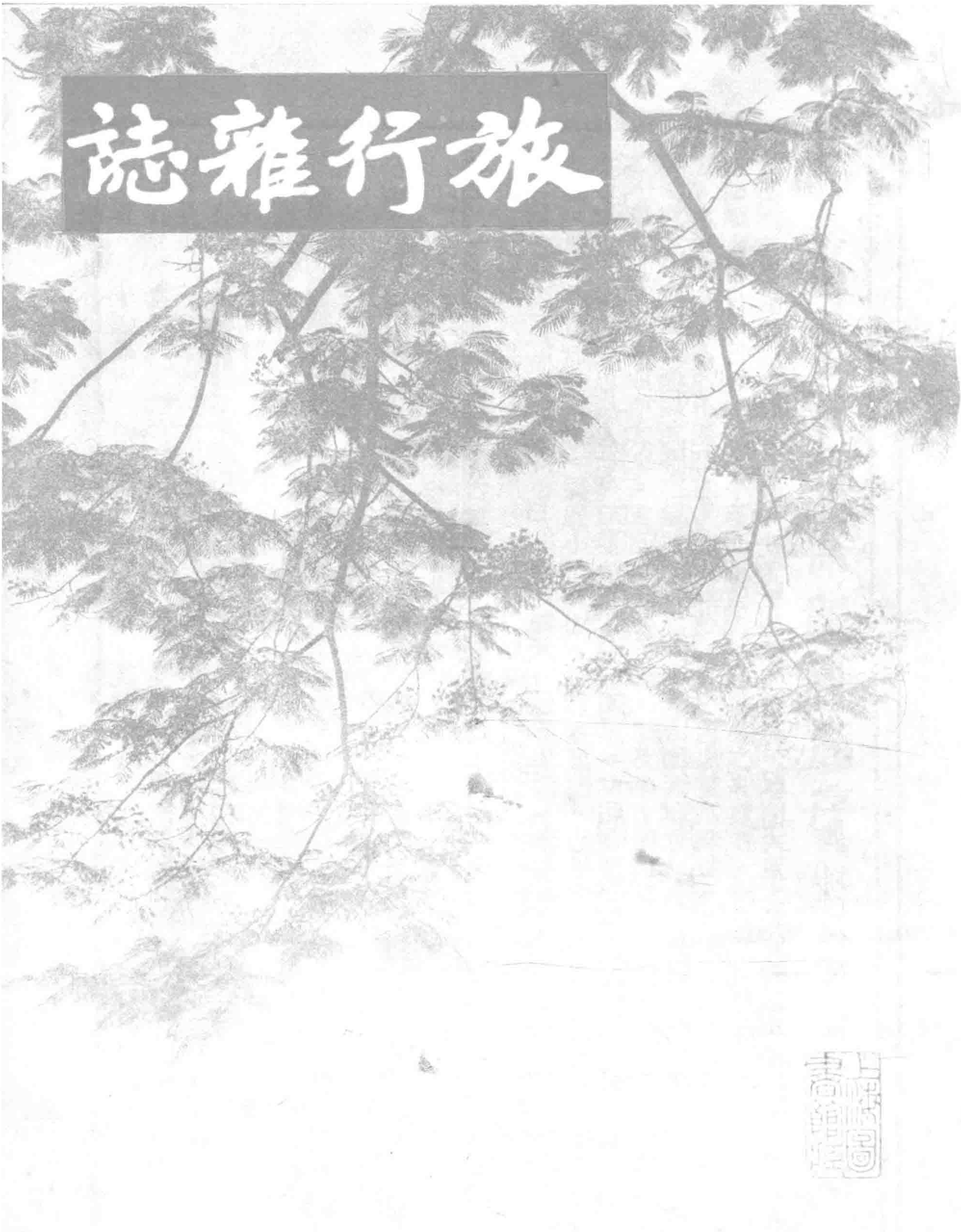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
第十六卷 第十期

CHINA TRAVELER

Vol. 16 No. 10 October 1942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旅行雜誌休刊啓事

邇因最近各地交通阻梗本誌特約稿件無法遞到又以紙張印刷等原料告匱決定出版至本年終卽第十六卷第十二月號爲止暫行休刊凡長期定戶預定至年終猶未滿期者請憑定單向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本誌發行部領退餘款特此公告諸希

亮詧

退款時間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

（星期及例假日除外）

惠思道人新編命理神通序

丁福保仲祜

人莫不有生死之感。勞逸之殊。其苦樂順逆。皆受天地間大氣之溶化磅礴。順其氣之沖擊變化者。如順水行舟。日行千里。平穩而不費力。逆其氣之沖撞者。無異逆風駛船。不進反退。勞心勞力。事倍功半。甚者不避暗礁。危險難免。人之所以貧富殊途。壽夭不同。安危不測。勞逸頓異者。總不外乎爲天地間流行之氣所左右焉耳。夫人配天地爲三才。又爲萬物之靈。據各人誕生時之八字。以推測其順逆之來。貧富壽夭之大概。以及趨吉避凶之道。此卽預知命運。精研命理之所由來也。吾友惠思道人。於命理之學。夙好深求。功顯術精。談言微中。壯歲埋頭著書。不肯售其術於人。後知者漸衆。偶經小試其技。接踵者盈門。近年知而叩門者日益多。其於此道。驗深學博。近編「命理神通」一書。共分六編。曰命理提綱。窮通變化。算命各訣。現代名人偉造錄。預言詮釋。八字字典。洋洋數十萬言。讀其「編輯微旨」。卽知其爲研究人生哲學之大導師矣。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日　古稀老人丁福保識於滬上詁林精舍

惠思道人潛心講求命理。頗有心得。特此介紹。

邵樹華季實　吳榮鬯震修　同啓

命理神通編輯微旨八條

惠思道人述

電話八九〇六九（振華里二號轉叫）

一、命理之書。自古至今。不止數十種。善本亦不少。但派別不同。見解各殊。初學入手。不免五花八門。目爲之迷。南針難窺。事倍功半者有之。昔年鄙人研究命理。深苦善本散漫。搜集非易。且記憶力薄弱。不得不用一番苦工。見善卽摘記入册。以備吾用。寒暑往還。積稿盈尺。平日翻閱。殊覺有益。是書輯成。由摘記得者。十有六七。由新本及報章取選者。亦有二三。無美不收。無派不集。但鑒別仍嚴。不無掛一漏萬。祈識者教政。

一、是書以三命通會爲主。滴天髓闡微爲輔。星平會海。蘭臺妙選。淵海子平等書爲佐。凡古今名家著述。以及經驗所得。師友所指。莫不盡心採集。統計參考古書有二十多種，近年出版者。亦十餘部。可稱大觀。魚與熊掌。其味兼備。

一、是書共有三集。總成六編。第一集分兩編。一編「命理提綱」。詳述命理原始。五行及十二宮

變化性質。用神重要。神煞吉凶。都三十一章。乃命理基礎。十五章前。言淺意賅。所以引起讀者興味。十五章起。說理漸深。曲徑尋幽。非用苦功。不明所以。讀者須循序漸進。方能百讀不厭。一旦豁然貫通。自有樂趣橫生。

一、第一集，第二編，「窮通變化」。尤爲命理根蒂兼顧之樞要。更宜匠心細究。慧心觀察。自於運用之時。頭頭是道。路路可通。庶知含英咀華。其味無窮。是編共二十三章。合之前編。總計五十四章。是全書精華所集。惟近日工紙均高漲百餘多倍。全書出版。勢有難能。不得不拋磚引玉。先出此第一集。以後度情量力。再陸續付印。能得好友相助。禱之不朽矣。

一、第二集，分三編。一編，「算命各訣」。計六十五章。爲看命格局及論命入手。蓋八字微妙各異。其間難易不同。貴賤各殊。若不熟諳各式。焉能百戰百勝。讀者宜不憚煩瑣。虛心博覽。方竟其功。是編是寶塔結頂。不可忽之。「知足自滿」。各學皆難進步。豈特命理耶。

一、第二編，「現代名人偉造錄」。選得五十人。皆出名家手筆。自元首以及軍政紳商。各界咸集。中外並採。男女兼收。爲批命繩式。更窺大局變化之由來。豐功偉業之所以成。時勢造英雄乎。英雄造時勢乎。一閱是編。自能油然起敬。心曠神怡。三編，「預言詮釋」。雖非長篇巨幅。但用簡潔之筆。察已往。測未來。試探各人悟心慧心之深淺。以副大時代中生存應具之觀念。

一、第三集「八字字典」。出前賢巨手名著。最注重日時。洵以人生順逆之判。中年晚年。關係尤重。日時管一生得失尤大。八字排出。將此「字典」翻閱。五分鐘內。便能洞悉各人貴賤壽夭。窮通結局。男女均靈。老幼皆宜。洵爲是書之結晶部也。尤爲看命批命。不可少之要籍。是集有十萬餘言。分訂兩册。觀此集後於命理神通變化。可謂止矣。

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書之於命理。六篇咸集。利器大備矣。惟際此百物橫飛印刷困難。非大有財力。殊難問世。期海內有力同好。出資相助。早竟其功。是命理與人生之大幸。豈特余一人心快已耶。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　惠思道人謹識（通訊處）上海馬浪路振華里九號（辣斐德路角）

惠思道人潛心講求命學。頗有心得。特此介紹。

邵樹華季實　吳榮鬯震修　同啓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六卷 十月號 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

地方描寫

松風……郎靜山……封面

旅程紀述

地中海之心臟馬爾泰……世紘……五

塞上行程錄(二)……藏園居士……一三

屐痕處處

賭城——蒙的卡羅……萬行……二一

風土人情

緬甸獵奇錄(二)……漢武……二五

冒險獵奇

西印度羣島海行見聞(二)……祁信達……三五

文藝小品

消閒四題……潘勤孟……四五

名家小說

父母……楊敬循……四九

蒙面人(下集十)……秦瘦鷗……五七

四六—一七五

本期廣告索引（以首字筆劃多寡爲序）

敬向惠登廣告商行道謝

廣告戶名	地位
國內	
上海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底封外
大東旅社	12頁
百中堂	47頁
汪裕泰茶號	24頁
宏興大藥房	61頁
金門大酒店	44頁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	47頁
梅林罐頭食品公司	21頁
惠思道人	1,2頁
都錦生	61頁
國外	
馬尼拉	
菲律濱旅行局	34頁
瑞隆興	33頁
新合美公司	24頁

四六—一七六

地中海之心臟：馬爾泰島

世紘

不久以前，報上載過一個消息，說馬爾泰島遭空襲已有二千八百次之多，如今時間又隔上兩星期，照以前之情形觀察，那末很有可能已超越三千次。世界上其他時遭空襲的城市如倫敦等地所遭受之威襲程度，恐怕再沒有如馬爾泰島般地劇烈吧！實際上，自從意大利參戰到現在也祇不過是兩年的事，假如用算學方法來推測軸心國發動轟炸馬爾泰島大概平均每日至少有四五次，我們暫且估計每次的投彈量為一百噸（實際這數目並沒帶絲毫誇張意味，像目前德蘇頓河之戰，交戰國雙方彼此在一地投彈量往往可在千噸以上）那末到現在為止，馬爾泰島所接受的炸彈總量當達三千萬噸，假如拿同量的鐵來造軍艦，那末至少可生產十隻以上高級戰鬥艦。再如拿來做社會福利事業，那末可建設一個近代化的富麗都市而有餘，但如今這筆龐大的數目祇不過化成黑煙縷縷，一片灰燼而已。由此我們不難推測近代戰爭消耗量之可怕，交戰國雙方為着爭奪一城一鎮，均不惜付出最大之代價冀完成其目的。

馬爾泰島為什麼為世人如此注視？難道還為着那區區三百十六方里之面積，像這樣一星星土地自不會放在德義人的眼中，馬爾泰島所以被稱為英國「地中海之生命綫，」當然有其意義在，而軸心國重視的也就在於它特有之軍事及地理價值。

地中海本是列強海軍角逐之地，而比較幾個最主要之勢力則得推英法意三國，在先意國擁有拿坡里港及西西利島，法國則以馬賽科西嘉及北非為根據地，至於英國則一直謀強化馬爾泰之防務，俾鞏固自身力量。英國人向世人誇耀「馬爾泰為英國地中海之堡壘」殆即起源於此。此種形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第一年內均無變化，但自從德國在西歐獲勝後，本成為鼎足而三之法國海軍勢力就不得不退出原先佔有之地盤，這是地中海形勢一個重大轉變。論海軍實力，意國自不及英國，且後者握有地中海出入口，英國人祇要遣少許軍力至直布羅陀及蘇彝士防守，那末任你意大利有多大通天本領，都不免遭到禁錮之苦。意大利人這些年來口口聲聲要求出海口，這也是一個實際問題，然而我們也不能就決定說英國在地中海之勢力穩如磐石，不過如其馬爾泰島在英國掌握中一日，則軸心國在地中海獲得的優勢可能性就極少。反之設或一旦失守，則對英國將是個

致命之打擊，軸心國在里比亞獲勝後，就猛攻埃及並加緊藉空襲破壞馬爾泰島軍事設施，軸心國認爲如其要消滅英國地中海之海軍勢力，則必須先行佔領這作爲英國海軍基地之馬爾泰島，這是根本解決辦法。至於英國人，他自然對全盤情勢看得很淸楚，他也能預料萬一失守後可能遭受之厄運，交戰國雙方既然都寄予密切注視，那末一定非拼全力以赴，馬爾泰之爭奪戰乃爲不可避免之事。

馬爾泰島實際上由係馬爾泰，哥查，戈米那三羣島合成，不過一般人講起來都統稱做馬爾泰島。就外形言，二島均呈豌豆形，戈米那小島則正可視作連接其他兩大島之過渡橋樑。馬爾泰島位於意屬西西利島之正南，僅一衣帶水之隔，飛機廿分鐘卽可飛達，西臨希臘海，東北爲意希之間的伊奧尼亞海，由此往西至法屬突尼斯，往北至意境拿坡里，往南至里比亞之的黎波里，均爲同等距離，約二百里，由馬爾泰島向東有航綫至亞歷山大，計程八二〇浬，爲英國東地中海之惟一生命綫，馬爾泰島與外間之聯絡半皆取道於此。此外馬爾泰島並有航船直達蘇彝士運河入口處之塞得港，但全程較遠，約九三〇浬。馬爾泰島所處地位形勢極爲險要，它不但向東可以控制東地中海，保護紅海至印度洋之航路，且可向南直接威襲意法屬北非。在先由此通過愛琴海尙可直達黑海咽喉土耳其要港伊斯坦布爾，但自希臘戰事結束後，這條航路已爲軸心國所控制了。

馬爾泰這名字起源於希臘文 Méliti，意語叫 Melita，由於它地勢之險要，自古以來就成爲兵家鬥法之地。遠在紀元前八世紀時，古菲尼西安人（Phéniciens）航海來到此處，自紀元前七三六年至紀元前四百年前後二百餘年間，該島之統治權一直屬於希臘人，以後至紀元後十五世紀兩千年中，繼續由迦大基人，羅馬人，凡達爾人，高特，阿剌伯人西班牙人治理，其間兇悍之北歐諾曼人亦曾一度佔領此地。一五三〇年 Charles Quant 將統治權移讓予耶路撒冷之騎士 Saint Jean，馬爾泰之所以有今名亦由此起。這以後一直至十八世紀末葉，馬爾泰之騎士們不斷與侵犯之慓悍土耳其海盜作着鬥爭，這其中尤以一五六五年間著名之高斯族首領沙立曼侵略者 Mustopha pacha 一戰，爲馬爾泰島騎士階級留下光輝偉大的戰績，這段歷史迄今仍爲島民深刻地記憶着。一七九八年，拿破崙征埃及時，曾乘手逐出 Saint Jean 之騎士，但當地民衆不願受法人統治，私下與英國勾結，一面又加强政府酋長 Van-bois之權位，英國人之勢力進入此島也是自此開始的。不久拿破崙失敗，法人之統治地位亦跟隨崩潰，一八一五年締結條約之結果，承認英國在馬爾泰島之統治權，自此

以後迄今百餘年間，英人的地位從未遭予絲毫變更。

馬爾泰島全境邱陵起伏，南部時高至海平面二三百公呎以上，海岸綫曲折，斷岩陡立，尤以東部大港口一帶海灣深邃，爲地中海不可多得之巨港。馬爾泰島由於自然地理之位置，冬季雨量豐沛，氣候溫和，餘時則炎熱不可當。植物分佈情形與北非相似，多棡棕，仙人掌。產品有棉花，橘柚，因爲耕地面積狹小，故農產方面雖有蕃薯，穀物，但產額極微。又因該島鄰近西西利島，故花草種屬則一如歐洲其他地域然。

當一艘外洋的航船駛入華萊他大港灣時，一個長時期在海洋風濤中浮逐的人，驟然入於這靜謐的海灣，心頭會感着異樣的撫慰。深藍色的海水平穩地起伏着，這兒那兒，小汽船和舢板零星地散佈着，在晴朗的陽光映照下，海面上劃着一條條長長的帆影，隨着波浪作起無數的漣漪。華萊他的海灣像是世界各種船隻的展覽會場，這裏有配備最新式巨大的戰鬥艦，但那種古老世紀黯淡破落的漁船也同樣被保留着。牠們被安排在一起，是那麼顯得自然，整個馬爾泰島所顯示的特色也就是這種新舊勢力所造成的一種諧和。

馬爾泰的船夫都是一些具有和善氣質的壯年漢子，他們戴着黑色的小帽，披着深紅色的肩巾，透過那醬紅的臉龐，你能發現的是堅定，健實。從他們還是孩子時，他們就對海洋生活習慣下來了，在他們的一生中，曾經驗過無數次危險風暴生活的堅苦磨練，使他們具有一副雄偉之氣魄及堅毅之心力，他們的天性中隨時流溢一種快樂的情緒。不管現實的貧窮生活所施與的嚴重打擊，但一到他們比較閑散的當兒，他們又是有說有笑的了。他們還是一羣具有天才之歌手，每天傍晚當西天映起一片鮮紅的晚霞時，於是在平靜的海面上，一片沉重嘹亮的歌聲飄起了。那聽起來是如此顯得粗放，但有着一種諧和美，歌聲隨着夜晚昇起清涼的海風散開去，飄到很遠很遠，一直到無窮際激盪着，起着迴旋。

倘使你打算登陸的話，那末你一定要先換乘一種叫 Dghaisas 之船，這是一種像威尼斯通式之船，兩頭微微高起，四圍都油漆得雪亮。船夫擕起强有力的手臂，於是就船尾划將起來。他們被陽光晒成黧黑的皮膚，配着搖槳的節拍一伸一縮，這都是一羣極熟練的水手。他們還健談，對於一個遠方的遊客，他會絮絮不休講起許多關於這個島有趣的故事。他會爲你講起那個獨眼龍神祕的傳說，他描繪得是那般有聲有色，他還會爲你說起那個遠在 Hal Saflini 神奇的廟宇，他張着那片厚嘴唇爲你說起那個建築物能有多麼宏偉；「那個迴廊啊……」他老是這般誇張地開頭的，照他說，這所廟宇還染着許多令人不可異議詭祕

色彩，當作在那個廣廈低聲叫喚時，於是像整個龐大的建築物就連那高聳的圓柱都像隨着你的聲音顫抖起來，但如果你試看用最高音唱那首"O Sole Mio"曲子時，你聽不出任何一絲囘響。你信麼？這兒就有這般奇怪。

船漸漸攏岸了，於是那古老發着灰色的礮堡馬上映到你的眼簾裏，但你的注意力隨即被那頂峯之尖塔吸引住了，你看到一種精緻的人工彫品，外貌頗有點像在羅馬所習見之承霤口，但我得告訴你，這並不是一種單純的飾品，照本地的船夫說，這還是拿破崙軍隊佔領此島時所留下之遺蹟。這裏面正藏着一篇辛酸的故事，原來當時馬爾泰的婦女們因爲耐不過侵略者之蹂躪，都紛紛由這小洞口隨海自盡了，這種保持節操的至高貞德至今仍深刻地刻劃在後代子孫們的腦筋裏，這正顯示出傳說馬爾泰婦女之精神。

這樣，於是你來到首都華萊他的街上來了，那整潔古老的街道使像你的一個習慣於紐約倫敦等近代都市的遊客具有另一種感覺，你像又囘到前一世紀質樸的城池中來了。在地中海沿岸旅行，你時常會有這種感覺的，不知怎的，你老會記起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拉馬丁寫下的關於美麗地中海之故事，你甚至覺得你所觀察的正如「格萊突拉」一書中所描繪的一樣，這裏一般的建築仍脫離不了地中海沿岸之一慣風格，具有一種柔和美，看上叫人舒服，一般的房舍都是用本地出產之石灰石建成，由於不斷遭受風雨之侵蝕，外觀發着紅櫻色，這種房舍大底牆壁都極薄，天花板極高，地面均用花石舖成，其他陽台及百葉窗式樣都能配合熱帶之客觀需要。這種房舍內部空氣都比較清涼，雖在盛暑，亦不致感覺過份炎熱。

當你的脚步踏上 Flank strada Reale 大街時，你完全像置身在一個典型意大利的城市中。這裏是全城最繁華之地帶，最大的商店與公共建築物都聚集在這兒，街上行人絡繹不絕，但絕沒有歐洲其他大都市特有之喧鬧。這裏的一切是顯得那末安詳，在平滑的街道上上了年紀之馬爾泰婦人披着寬大的法得他(Faldetta)慢慢地走着，這是一種古老的裝束，用黑色富韌性之絲織成，頭頂擱上一塊厚厚的紙板，正好形成一個頭巾，下部寬大，一如教士穿着的長袍。婦女們爲着不使下垂的邊緣掃到地面上，兩隻手執着中間有摺縐的地方，這樣看起來，確好鼓起一塊，怪可笑的，但這種古老不時行的式樣對於年輕的一代已不再適用了。那些面容生得姣好的皮膚略成黴黑的馬爾泰少女們，也感染到倫敦的空氣而學着時髦打扮起來了。

從這大街上走過去，不遠處靠右一個巨大的建築物靜靜地矗立着，那帶有古典

風味希臘哥林多式的圓柱，表示它已有着悠長的歷史這裏就是皇家歌劇院每年冬季經常地有外埠來之職業劇團來此出演；馬爾泰的市民還特別愛好音樂這也是地中海沿岸民族一致之特色。每次音樂會舉行演奏時，都擠得滿坑滿谷，票子都得早幾個禮拜預先購妥否則將遭受閉門羹。

目前之總督府所在地就是以前馬爾泰騎士所建築之皇宮，自從一五三〇年騎士階級在馬爾泰島得勢後，就不惜巨資從事建設，如今首都華萊他所以有這份樣子，也是騎士階級支付無限心血之結晶品。這所宮殿建築極爲富麗，第二層樓上藏置各種古代軍器，其他諸如影像繪畫等均係名家精心之作，假如要對馬爾泰島古代之藝術加一番慎密研究，那末這所富麗狀觀之皇宮將貢獻與你無限寶貴資料。

在馬爾泰島各大都市中，汽車極少見，據官方統計，全島的汽車數量尚不足三千輛，馬爾泰島的空氣所以能如此顯得寧靜，也就是因爲沒這種市虎喧囂。島民最普遍的交通工具爲自行車，他們同時拿它來鍛鍊身體，每逢春秋假日，我們不難看到一羣羣年青男女在郊外馳騁，那種安閑的神態眞夠使一個外鄉人羨煞呢！

馬爾泰人的血液裏流溢着意大利人，希臘人，及阿拉伯人之混合成份，他們就人種學的觀點來看，是屬於古菲力西安人之後裔。島上通用之言語爲馬爾泰語，這是拉丁話與阿拉伯話之混合產品，但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的島民都能操極純熟之意語。近幾十年來由於不斷與英國商船之辦事員及水手們接觸，很多人也能講普通的英語，但地中海沿岸人民特有之生硬音調却永遠無法擺脫。

由於近來時代潮流之推移，馬爾泰的一般人民都很能注重國際情勢，他們從無線電收聽得世界各地之消息，極具興味地談論着。在華萊他，也有幾家編排得相當令人滿意的報紙，每週社評對於外間國際情勢之演進都有極詳盡之綜合敘述，近年來由於當局者之銳意改進，一般市民之教育程度已較前提高不少，現在全島有三萬餘受初級教育學童，設備完全之中學有十所，學生約二千人，在首都尚有一所小規模之大學，教材英意語並重，但一般說來自然不夠滿足客觀之需要。馬爾泰人在本國中學畢業後，如欲繼續深造，大抵均遠涉重洋赴英意等國，他們歸國後，對於故鄉建設不遺餘力，對社會事業貢獻良多。

馬爾泰人是一種好心善良的民族，他們的氣質都溫和可親，你們也許是陌生不相識者，但你們見面起來却是那般熟悉，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般似地。眞的，馬爾泰人給人的印像是這般令人愉快，他們對於遠方的遊客都招待得很好，而且他們又樂善好施，對於窮人都能儘自己之能力予以救

濟，一種上古淳樸之風仍被深切地保留着。

馬爾泰島一般的市民對宗教之態度極其虔誠。他們一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助長教會事業的發展，他們寧肯自己節衣縮食，但對教堂之捐助却從不露絲毫吝嗇之色。從過往幾個世紀所得之經驗，在他們的心靈中，以為祇有上帝能幫助他們脫去苦難，他們今日之幸福也是仁慈的主所賜予的。華萊他之聖約翰教堂是世界上最偉大之藝術傑構，那種宏偉之建築也許祇有羅馬之聖彼得教堂與伊斯坦布爾之聖蘇菲亞堂能相比擬，該堂建於十六世紀，全部圖樣由名建築家 Girolamo Cassar 設計，內部收集世界珍藏極多，惟在一七九八年曾為拿破崙部下擄去不少；但現在每年逢着聖靈降臨節，有許多精緻之織氈仍被公開陳列展覽。一個熱誠的女信徒說，這還是自從 Apostle Paul 聖靈因在海洋遇難漂留到這兒後，馬爾泰的民衆就具備這種堅定不移之信仰，一千九百餘年來從未發生動搖過，她還說一六六七那年鬧着饑饉，要不是上帝的恩澤，怕馬爾泰的後裔將會永遠滅絕了呢！

在馬爾泰島的鄉村中，一般說來比較荒蕪，有些地域簡直連一顆植物影子都發現不到。這裏的土質低劣，缺少營養份，四周則是連亘不斷之懸岩峭壁，有人說馬爾泰島是「地中海之石巖」這句話並沒說錯，農民們整年勤苦工作，不斷與天然抗爭，試着種山芋棉花玉葱。這些年經過不斷的努力，如改良土質開鑿河渠等，一般的生產量較前略增，但究因耕地面積有限，馬爾泰島有農民不下數萬，但能獲得之耕地大小，這種天然之缺陷是無法彌補的事，這結果使得有些鄉民不得不拋鄉背井遠涉重洋向外找生路去。照一九三八年之海關統計，馬爾泰全島之輸入總值達兩千萬元，但輸出尚不足一百廿五萬，這種巨大的入超眞是馬爾泰島一個嚴重之危機，但所幸英國每年因為在此修理軍艦及建造船塢，對於該地工人每年要支出一筆可觀的數目，另外在外洋謀生的馬爾泰僑民也能按年寄回不少金錢，這樣馬爾泰島之經濟平衡才能勉強維持。馬爾泰島一般民衆對此情勢很能了解，雖然有時對於英人之統治也不免表示憤懣，然而如果沒有皇家海軍常川寄泊此處，那末馬爾泰島在經濟上將要遭受一個嚴重的打擊。在一五一四年，貧瘠的馬爾泰島要維持兩萬兩千人之生活尚不可能，往後情形雖略轉佳，但饑饉災象不時發生。一六六七年有一萬一千人因災役喪生，十九世紀初葉又有兩萬人因荒年而死於非命。但馬爾泰之人口生殖率很高，自從該島歸英人統治後迄上次大戰結束前後百年間，出生率增加有兩倍之多，現在馬爾泰島有人口二十六萬五千人，以如此貧瘠之土地擁有如此密度之人口，該島之人民生

計多年來一直成爲世人所關切之問題。

因爲連年之不斷改良，如開鑿自流井，修浚河道等等，目前馬爾泰之水源問題當已圓滿解决。目前雖遇荒旱之年，因儲水量之增多當不致引起嚴重後果。馬爾泰島之市政已較前大爲進步，一般人健康情形都良好，死亡率極低微。

但馬爾泰島所感受的最大威襲，這乃是醫學上習見的馬爾泰熱，(Malta fever) 這是因於山羊所帶之 Brucella melitensis病原菌傳播而引起的，每年因此而死亡者何啻千萬？原來因爲馬爾泰島可利用之牧場過少，居民們的維持自身之營養，均紛紛飼養山羊。馬爾泰之一般城市之街道本就夠狹窄，如今再加上無數山羊奔逐其間，於是可怕的病原菌很容易散開去。要解决這種可怖之威襲，治本的辦法當然莫過於澈底根絕山羊，再將市上銷售之牛乳加以精密消毒。幾年前直布羅陀就曾以此方法收獲良好之效果，但這種同樣方法施之於馬爾泰島則不通用，馬爾泰島一旦失去山羊乳之供給居民之營養將受嚴重影響，最近許多專家在細心研究，但到現在爲止尚未能籌得一種具體預防方策。

最後我們不妨再約略談點關於馬爾泰之軍備，自從英人於百年前佔領此島後卽不惜巨資作各項必要軍事建設，英國人對於馬爾泰之重視並不在直布羅陀及新加坡以下。英國地中海艦隊有一半常川駐守此地；古代遺留之碉堡均經重新翻建，俾適合最新戰爭性能，港灣四處均設有祕密船塢及潛水艇根據地。最近在 Saint Paul's, Melleha, Salina, Madalena, Saint Julian's 同 Thomas 海灣處均敷設有水雷，以防軸心國之可能進攻。

在馬爾泰島東有許多地道，據說過去全部貫通，幾年前因爲一個學校教師帶領一個小孩因受好奇心的驅使出發探險，想試着看古人的話究否靈驗，但一連好幾天均無下落，人們推測着該早已埋在地底下了，這以後政府當局爲着避免可能之危險，乃禁止普通人民入地道行走，這一來倒可使駐軍有餘裕更能有效地作起無數軍事設施，據說現在每條地道都潛藏驚人的力量，但至於這種設施究竟達於怎樣一個堅强程度，對外人尚是個不可解的謎，不過有一點倒是可判斷的，馬爾泰島繼續不斷遭受猛烈之轟炸，而仍能鎮靜如常，這也許正是得力於這無數的地道吧！

因爲空襲之頻繁，馬爾泰島對於防空的設置辦得極有成績，據說也許祇有倫敦之防空網能予比擬，不過馬爾泰島所最關切倒不是這些，嚴重的食糧問題仍不免是當局最感焦慮之心事，雖然據說必需之供應品可維持三年，但這年限究竟太短，目前自馬爾泰島入於實際戰爭狀態已有兩年，尤其在這軸心國潛艇猛力攻擊之當兒，對於未來馬爾泰島之命運將有重大影響呢！

塞上行程錄(二)

藏園居士

十四日午後，詣通志館，與幷卿略談志事，因昨日送來志稿六十七册也。命駕出答拜諸君，徧歷新舊城，凡十數家，多不得見，惟晤歸綏縣令郝君西園耳。夜赴綏遠飯店公宴，主人爲墾務局總辦石華嚴，稽察處總會辦靳瑞萱；祥垣，李慧卿，秀中；塞北關監督張蘭亭秀升；席間詳詢本省開墾及關稅財政情狀，諸人各舉所知以對，酬酢盡歡而散。

十五日下午步行入市，至大召，即無量寺也。寺本明代所建，（在崇禎時）清初都統古祿格楚琥爾奉命展拓，始賜今名。康熙三十六年，奏請正殿用黃瓦，光緒三十年又加修葺，規制閎壯，殿宇五層，左右別院凡二百餘間。正殿與後佛堂相接，縱橫各五楹，令蒙僧啓鑰入視，盤龍爲柱，雕刻精姸，佛案前供銅城一座，金采輝麗，兩壁皆藏梵文經典。後樓榜曰普照普願靈應閣，用漢滿蒙藏四體文，亦他寺所無也。惟寺門舊爲市場，囂雜汚穢，非淨域所宜。山門題九邊第一泉榜，然其泉實在寺門外橫街之南，泉與地平，源脈殊盛，甃爲方井，護以石欄，全城皆就此汲取，一日十二時無少盈縮，意其來源甚遠也。士人傳言，清聖祖征噶爾丹之役，乘馬至此，忽爾長鳴，奮蹄掘地，遂得甘泉。品其質味，與燕京玉泉相埒，因命有司，甃加濬治，玉泉古井，綏人侈爲名勝之一，食其利至今。事出傳聞，初無紀載，然虎跑馬掘，因而得泉，所在多有，況塞上沙漠，人畜資水爲生，一勺之甘，貴於連城之寶，邊人侈爲靈異，固良非偶然也。詣通志館，訪詢郭、榮二君，歷年采訪編輯情況。夜民廳長袁君敎廳長閻君及榮總管觀宸來客邸久談。

十六日爲五素圖召之游，淩晨而興，七時攜忠遹兩郎行，育靈亦願從。志館中遣韓君子丹爲導，乘旱車西行，過台閣牧，八時抵畢克齊，其地夙爲市集，亦邊關之要隘。乾隆三十年，以色爾登巡檢移駐於此。車驛距鄉鎮尚數里，先期由郝縣令諭知，故余至時有鄉紳康君普民率團丁警吏來迓，並備騾車二乘。行三里許，始至鎮。康君邀入公所少憩，命鄉兵四人持械護行。此村爲歸綏邑大鎮，居民二千餘戶，人家殷富，田畝滋腴，以地近大青山麓，當五素圖澗泉之下流，環村數十里中，貲以灌溉，農家歲獲豐饒，易以致富也。

出村卽見清流瀌瀌，繞屋成溪，浣沙之女，驅鴨之兒，點綴於白板橋頭，綠楊堤畔，宛然江南水村風物。沿途罌粟花盛開，紅白被畝，妖冶動人。緣溪北行約七八里，始入山口，重巒夾峙，一水中通，車至此涉水而行。再進山勢愈束，溪流益怒，穿巖觸石，琮琤有聲，余等咸下車步行，或踏澗腹，或攀巖脣，陵高墜深，倏忽異狀，山重水複，乍斷忽開。行峽中約五里，轉而西出，忽升高坂，已見靈栖遠望，碧瓦丹垣，湧出於蒼巖之表，至此羣嶂忽開，循坂斜上，連峯蒼翠，咫尺相招。又行五里，抵前寺，聞久已荒廢，不及入覽，取側徑至後寺，寺爲活佛消夏之所，故屋宇差完。入後院東廊小憇，大喇嘛阿斯勒甲木吐出而延接，其人字壽山，近村人，言論開朗，曾至五臺參禮，亦彼教之秀傑也。住寺僧三十餘人，一老僧狀貌癯古，殆類畫中羅漢，育靈呼來爲之寫照。正樓爲活佛所居，樓下七楹，閎敞華潔。余升法座，忠郎爲攝一影。活佛聞已往五當召授小活佛經典，不在寺中。此剎本名廣化寺，以地當大青山之喇嘛溝內，故俗呼喇嘛洞召。攷其創建，在有清之初，蓋本寺第一世活佛名烏勒得勒本第雅齊，明清之際，入山潛修，號爲大青山四大比邱之一，四人咸得證果，各自募緣建寺，今之廣化寺有中東西三寺，皆其手剏。西寺在薩拉齊縣之沙爾沁村，正殿供彌勒佛，高三丈六尺，其壯偉爲綏省各寺佛像之冠。寺後孤峯聳拔，翠柏連山，無慮十萬株，號爲塞垣幽勝之域，中外人士嬉春消夏，於焉游賞。中寺在歸綏縣之珠爾溝，距縣百餘里，（一名珠爾溝召）環山饒水田，寺產號爲富裕，故屋宇至今修整，生計亦視他召爲優。此剎爲東寺，構架崇閎，規模壯闊，於三寺中特爲甲觀，惟近歲以來，寺租歛薄，窘苦不支，又經戊辰地震之災，壁壞簷欹，無力繕治，斷垣殘瓦，觸目生淒，壽山言及，爲之累欷。然其景物幽邃，猶爲勝觀。寺倚峭巖，濃青潑翠，燦若錦屛，澗流發其脇，百折始出山，淸響泠泠，宛如琴筑。左右巖阿，彌岡綴壑，松柏森森，極林天石海之觀。時逢初夏，野花怒開，有名馬乳子者，嬌黃慘碧，緣溪被嶺，豔冶絕倫，其花叢條繁蕊，枝葉瓣萼，極類薔薇，惟花萼差肥，而邊地乃錫此嘉名，未知其種類孰爲同異也。樓前白海棠雙株，古幹稠枝，綠陰被院，乃二三百年物，惜芳時已過，飛英滿庭，未免動牧之來遲之感，祇徘徊花下，攝取一影，聊誌鴻爪耳。欲游喇嘛洞室尚遠在高峯之下，雛僧導出寺右，著仄徑而入，行馬乳花林中，拂帽罥衣，無非仙蕊，錦繡萬花之谷，殆無以過。洞據山腰，其中建佛閣三層，莊嚴仿烏斯藏式，自上而下，累白石爲階，外護以雕欄，

四六一一八六

凡百有二十四級，扶筇躡屐，再息始達。升巔引望，峯巒拱揖，雲嵐往來，來時鳥徑已落井底，山外芳原百里，綠楊如薺，杳靄無垠，悅然如置身天平龍井之間，何意絕塞窮荒，乃有此蒼潤碧鮮之境，洵可謂洞天福地，最勝覺場矣。據志稿云，傳言此寺初爲五當召活佛卓錫至此，開拓之始，種麥山壠，以證因緣，已而麥苗爲山羊嚙盡，乃移鉢他往，其後本寺聖僧接踵而至，遂肇啓靈棲，豈機緣未至，雖古德亦不能違天耶。洞室中自佛像外，空無所有，荒涼蕪穢，似闃寂久無居人，聞山後徑路四通，萑苻時警，避暑之期，活佛亦頻年不至矣。洞中供佛，志言爲開山祖師眞身，就加金飾供養者，余諦審再四，殊未足信。洞外石壁，徧鐫佛像，皆爲遠近朝山人發願所造，間有題字，咸屬蒙文，余徧覽山崖間石洞及前後二寺，欲求一文字紀載，以資考證者，竟渺不可得。蓋喇嘛禮佛誦經外，研求中原文字者固絕少也。洞口白石如雪，堅潔異常，四方來謁洞佛者，多攜鹿角磨取石粉以歸，言服之可以宜男，斯亦廣結世緣之妙術乎？盤桓良久，題名於洞口而返，途中見乳羝一羣，躑躅花叢中，馴擾可愛，雪衣翠帳，絕好畫圖，令忠郎急取鏡攝影，以志塞上風物之異。瀕行過前寺，入門一觀，殿前古松雙株，盤拏怪偉，勢擬蛟虯，亦靈秀所鍾毓矣。寺右連峯秀拔，松林尤茂密，潭柘視此不如。左嶺橫亘，石骨生棱，綴以雜柏，嶺外護以石岡，氣勢猛厲，宛如伏虎。適姪登高見之，爲余侈言其雄秀，惜余頹老，不得策杖披雲，盡探此奇妙也。倚徙斜陽，不忍遽別，步行出山，至山口已過五時，登車疾馳，抵車驛，乘包頭來車還省垣。入夜歸寓，告疲就臥，猶覺松雲澗籟，時時悅我夢魂也。按綏垣名勝有石洞函風之目，卽指此地。

十七日午後，耀宸來，約同車出至土默特旗總管公署。此地舊爲副都統署之兵戶兩司，以總理旗務，民國四年一月，裁副都統署，設總管，遂改爲總管公署。署中分財政教育軍務司法實業各科，以總管總其成，耀宸被任已二年，蓋綏遠建省，皆就旗地改設縣治，然本期所屬之地，其一切行政，仍由本旗處理也。旋詣耀宸家，兼邀幷卿來，爲設樽酒，譚宴懽暢，抵暮始散。內蒙各旗，以土默特被漢化獨早，耀宸家世尤爲雅舊，父子咸以文學知名，耀宸著有瑞芝堂集，詞旨清綺，洵邊才之秀拔者也。居宅新成，入其室，圖書充溢几案，清嚴殊有雅人深致，在志館中致力甚勤，地理沿革各卷，皆其手撰，博辨多通，知其涉獵者廣矣。夜馮李二廳長來談，述本省施治

理財諸大端，粗得梗概。宜生主省政三年，厲精圖治，百端并舉，各廳長官多一時妙選，相助爲理，興利除弊，績效斐然。取於人民者，未嘗增，用之地方者皆核實，上下一心，日以禦侮圖強爲急，於經邊之計，規畫閎遠，倘中樞能傾全力以助之，十年以後，萬里長城隱然可恃，國家可無北顧之憂矣。

十八日早七時，乘早車西行，九時有半至麥達召車驛，訊之驛長，言距村市尙遠，無車馬可賃，乃相率步行。平野大風，吹人欲倒，衝風而北，凡八里，行一時許，始至麥達召村，然已疲苦不支矣。入村綠樹成帷，清溪繞屋，風景清嘉，乃出意表。壽靈寺踞村之中央，雄堞環周，麗譙聳峙，四角設望樓，垣上通馬道，巍然如嚴城。入門小殿三楹，爲過堂，正殿再進，前爲經堂，後爲佛宇，通貫爲一，縱橫九楹。後殿有左右廡，最後爲甎樓三層，氣象偉岸。院內東西各有亭閣數座，或正方，或八稜，形製非一。稍東北，方亭一座，內供白石塔，俗傳爲蕭太后廟，實卽忠順夫人之殯宮也。覲宸曾爲余言，幼時見室內懸圖六幀，皆繪當時盛典，如元日生辰，各盟旗部落朝會覲賀貢獻諸圖，儼然東朝稱制之禮度，蓋忠順夫人主邊政三世，各部皆奉爲盟主，尊崇備至，留此圖繪，而世俗乃傳爲蕭后墓，不知綏遠往時幷未屬遼也。其後此畫爲人盜去，售與俄商，古蹟沈堙，深爲可惜。爰介忠兒就室內攝取塔影，以存故實。此寺後倚寶豐山，左右岡嶺環護，形勢最佳，山麓泉脈亦盛，貫垣而入，滿地沮洳，蒼翠數株，枝幹奇古，皆前代物。緬懷創建之初，其樓殿之恢閎，景物之豐麗，可以想見。今者殘垣敗瓦，遍地荒蕪，別院有蒙僧數輩守之，日食且不能自給，亦坐視其頹敝而已。余謂忠順夫人自受明封，恪守盟誓，歲通馬市，邊烽不舉，塞垣安謐者垂三四十年，其大功必不可沒。世人見明代紀載，以歷嫁三王，羞稱之，然余總纂綏遠通志，歷考當時奏牘及邊事諸書，老王初逝，忠順欲率萬人築城別居，嗣以中朝勸諭，始允再事嗣王；及嗣王繼歿，已決計西去，其時總督方逢時更以必取忠順要脅其孫，事非得已，亦蒙俗使然。余特撰忠順夫人傳，以明辯其事，原稿錄附於後，觀之訾議可以息矣。日前，燿宸語及，欲向中樞請發庫帑，重修殯宮刹宇，俾復舊觀。此洵綏懷之要策，燿宸又世居此村，桑梓敬恭，尤義所宜爾，余擬別傳一文，以告當局，使知此舉非徒爲保存名蹟，以侈游觀之耳目也。山門石額，刊有頌詞，前書「元後勅封順義王俺荅呵嫡孫欽陞龍虎將軍大成

四六一一八八

今古妻前慶大義孫五蘭批吉選擇吉地寶豐山起蓋靈覺寺不滿一月工城圓備」云云（字蝕不可辨）後署「大明金國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時」云云按丙午爲明萬曆三十四年，以明史攷之諳達孫格根襲封於三十二年，歿諸孫爭立至三十四年，其孫博碩克圖始受封順義王，則門額署名之大成今古當卽博碩克圖之譯名耳。至大明之下署以金國者，以諳達本爲國號，其正譯曰阿勒塔卽漢語之金子孫雖受明封，而仍系以舊號，示不忘本也。靈覺易爲壽靈無紀載可攷，然額字兼用滿文，則其事或在康乾之際，以其時方尊崇黃敎，爲羈縻蒙古之計耳。又案志稿云涼城縣之岱海召，其佛樓上藏有靈覺寺舊榜，字蹟印文，雕刻完好，斷爲明代中原人名筆，當是寺名改題後，取舊額移庋於彼，安得還之本寺，使先朝故蹟，得以長存乎？游覽既周，日晷踰午，寺僧爲賃牛車，載赴車驛，待東車久不至，驛長方君石城肇柱，延至其家小坐，詢其家世，知爲皖之定遠人，希伯之族叔也，在京綏路局已二十餘年，安貧守職，亦束身自好之士，感其雅意殷勤，允歸後書聯幅以贈之，聊以誌萍水之緣。三時後適有加車，遂乘之而西，經薩拉齊公雞板升至磴口，見黃河卽在其南，新開水渠縱橫布列。驛北十里，有沙爾沁召，跨山而築，仿西藏拉薩式，遠望頗爲偉壯。聞殿後高樓三層，中供彌勒大像（卽前日所記之西廣化寺也）四壁畫閻羅鬼怪，猛厲如生，中有切實格拉像，譯言歡喜佛也。環寺松柏蓊蘢，漠北號爲名區，惜行程迫促，不及下車一游。五時至包頭縣，下車後，無人來迓，子丹以電告縣衙，少頃縣署秘書濮君經畬思耕，馳車已至，因同車入城，道中公安局長趙君仲容七十師參謀王君綬琪亦聞訊馳至，邀往中國銀行下榻，皆袁廳長預以電信告知也。晤行長鄭君恩卿相臣甯河人，坐甫定，來客紛至，延接爲疲。有田涇泉旅長樹梅，于靜濤院長存灝，及電報局長胡百生，包頭日報社長李聚五先後來晤。田趙王三君，卽就行中設筵相款，肴核精美，頗有南風，賓主談諧，至爲歡適。席間告田旅長，以欲游五當召，若得汽車馳往，九十里程一日可返，允爲商賃，并以兵士護行。夜間日報記者席子傑來謁，勉爲酬對，片刻卽去。

十九日淩晨卽起，汽車已至，租金四十圓。同行者周劍吾（屯墾處處長）閻富齋，楊毅明，公安局李巡官裕，田旅長派護兵三人，余偕子丹適姪凡十人，七時登車，出東北門，踰山脊而下，巨石犖确，車行騰越而過，顛頓不堪，時虞傾覆。數十里中，崇崖曲澗，闢徑

自行，危險可知矣。五里前營子，十里開州窰子，五里雞毛窰子，十五里董瓜，五里福印居窰子，十五里二相公窰子，凡六十里，（塞外土曠人稀，凡鑿地遠來者，多掘土窰居之，俗呼爲窰子，其後人多漸成村聚，遂卽取以爲名也。）又五里至石拐溝，河流清駛，涉河而北，十里至召溝門，見有石炭坑，停車一觀，炭質尙良，蘊脈甚淺，故採掘爲易，以運輸艱阻，祇能行銷近地。自此兩山夾聳，巨澗縱橫，車卽緣澗涉水而行，赭壁青林，時見野花四發，連岡被壠，皆紫蕊黃英，山容益形秀麗，忘其爲關塞荒涼也。巖迴澗複，百轉益深，山勢忽開，遙望高樓粉堞，皓若雪霜，環聳山椒，其上碧瓦朱垣，連雲而起，景狀殊詭，恍如行海國夷場，觸目爲之聳異，卽五當召也。車抵山麓，先入山蓋寺達喇嘛沙木特，及祿佈森爾勒出見，告以來此瞻禮，進謁活佛，入客座憩息良久，乃由達喇嘛等導引而入，見於府第內室，寒暄數語，皆由侍者譯述。余請其手書字幅見贈，旋出至外庭同攝一影而別。活佛年甫十八歲，其封號爲對音庫爾班迪達呼圖克圖，視其行貌，頗爲聰穎，經典蒙文漢文，皆延專師敎授，日課甚嚴，不敢暇逸。所居之室，門屏几案帷帳色皆黃紫，入見時趺坐北榻，賓客延於西榻，自達喇嘛以次，咸雁行侍立，禮度特爲尊嚴，蓋彼敎宗舊制然也。寺依山而構，合七八寺爲一，臺閣相聯，隨山勢坡陀而上，頻轉益高，吧爾勒登導往徧歷登克爾（俗呼爲黃廟，）勒崇（卽迺崇也，）耐蒙洛全靈大廟，阿洪蘇拉爾蓋各殿宇，惟大廟及全靈兩處，特爲新葺，雕繪華煥，像塑精嚴。殿內供設法物，與綏垣大召相同，惟建築全仿烏拉藏式，殿頂復搆高樓，有至三四層者。樓上周廊鋪石爲階，人行如履平地，其屋制橫斜衡互，初無畫一之規，往往斜梯曲磴，回轉而升，迨升至屋頂，又忽開院宇，別爲一寺。惟磴道深闇，梯級陡峻，登陟殊勞耳。余偶過一殿，歷階數十級，直升殿背，其上乃有廣臺，百餘人環侍一大師，方演論經典，蓋此爲講經之臺，一日聚此聽講凡二次也。凡瞻禮各殿，守僧多請於佛前點燈，余點燈四處，各佈施一金，其燈皆用黃油長命燈，每年需油一百六十斤，（每金值銀八角）可云重費矣。案上多供人腦殼椀以貯清水，其他供設法器，亦與中土殊異。院內有蒙古包一架，言備活佛所居，入幄一觀，幄爲厚氈所製，以細木柱爲架，如張傘然。幄內設三座，席地而坐，中置火爐水桶，地小不足迴旋，余小坐而出。返客坐少息，與祿佈森闡尊談本寺僧徒講習之制，闡尊字崇智，爲榮覲宸之親兄，幼入寺爲喇嘛，今充廣覺寺地畝總理，及礦產處經

理，於經典及蒙漢文字皆精研有素，所言皆余所未聞也。余夙聞此召後山風景絕佳，開尊欣然願為伴往，仍登汽車，由寺左沿澗而入，約三里許抵澗下，巨石當路，車不可通，相率下車，循東澗斜上，傍嶺脅行，松柏彌山，飛英滿地，錦屏繡谷，目不周玩，情不暇賞，奇麗乃不可名狀。人從綠陰中曲折取徑而行，林樾蒨深，窈然翠幄，陂陀上嶺，累轉益高。渡一深澗，澗泉自石坎懸流而落，聚成短瀑，散如馬尾，聲籟清泠，視其下乃有層冰沍結，厚踰半尺。渡澗復循仄磴，欹危上升，歷數百級，徑若懸雲，選得磐石小坐息喘，喘定復行，如是者再，路愈狹，山愈峻，時方亭午，日暄風暖，熱氣內逼，汗出浹衣，加以跋涉疲勞，心煩力敝，氣逆作嘔，幾不可耐。開尊探囊出藥粒吞之，神定氣振，仍強自支厲，奮步上騰，峯頭忽現丹垣，則根毘寺也。寺祇小屋三楹，一喇嘛守之，六日一輪值，凡召皆葷食，惟山後五寺獨茹素，其人沉寂似有道者。憑門極覽，來時羣峯皆在眼底，如綠螺隱現於碧海中，萬松謖謖，祇見其巔，寺後高峯名吉宏龍，托山嵬然壁立，巖石斜皴，綴以喬松勁柏，爛如古錦，若得馬遠夏珪之筆寫之，或可得其彷彿耳。山中花草樹木多不知名，澗谷內產藥尤富，赤芍黨參俯拾皆是，行茂林中，清風徽送，芬馨之氣時襲鼻觀，山鳥飛鳴，囀哢清越，羽毛鮮麗，多非關內所常見。深壑時有鹿羣，各寺率於垣外備石槽，置豆麥，任其晨夕來啖，謂之養鹿臺。余山行時，尚聞呦呦之聲，出於隔澗，亦所在多有，蓋山深氣煥，水土豐腴，故動植百物皆易於蕃育也。開尊為言七八月中，山果既熟，霜葉漸丹，巖阿之中，秋色特為妍麗，殊令人動再來之興。入寺烹茶小座，少息塵勞，屋小無延客之座，守僧趺坐誦經，前列低案，因掩卷以一席相讓，就經案置茗椀而已。僧言自此踰嶺上行，尚有四寺，視日影已斜，不及周覽，乃題名於寺壁而出。歸途從西嶺而下，巖際細徑如蛇，俯視懍栗，然欣賞幽奇，轉忘險峭也。回至澗上，仍登車出，余等來時取道東澗，頗喜其幽邃無倫，聞西澗亦復深蒨，未得窮探其勝，殊足惜也。回山蓋召，達喇嘛以活佛書藏文一幅見貽，幅以黃龍緞為之，開尊為譯其旨，亦吉祥頌祝之詞，上鈐二印，拜領申謝而別。出召南行約二里許，至營房，乃開尊治事之所，駐蒙兵二連，終年守護，凡本召地畝租稅鑛山產業及食用購置財物支銷，咸由此司之，蓋活佛之行政總管也。至此已屆五時，同行者既疲且飢，開尊煮粥煎餅以餉焉。開尊言，本召秋季例有社集，自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初三日止，為期十三日，名嫣尼會，有跳神打鬼諸典禮，蒙人遠近朝

拜者累數千人，其時車駝絡驛，商民紛集，食宿視平時爲便，大可乘此時來游，一攬山中秋色。余聞之欣然，與訂再來之約，珍重而別。

歸途車行較速，經二時許，已抵城外，視日色未曛，迂道至轉龍藏一觀，卽龍王寺也。在縣東門外，踞濠邊高阜上，綠樹如雲，醮影清流，景物韶美。泉自石穴溢出，匯於池中，從三石螭口中噴薄而下，坡下更盛以石池，注入渠中，泠泠有聲。闔城數千戶，皆取汲於此，縣城依大青山之麓，鑿井極艱，城中數井，深至二三百尺，然皆苦澀不可飲，乃地湧靈泉，以福斯民，亦云異矣。聞故老傳言，五當召開山祖自塞北初來，先駐錫於此，已而默悟靈徵，言茲地山勢環護，土厚泉甘，數百年後，當有萬人之聚，興於此間，且爲商賈殷盛之區，遂舍此入山，別開聖境，卽今廣覺寺也。凡古來尊宿，皆具絕大智慧，其說或非浪傳乎。



賭城——蒙德卡羅

萬行

世界上大概沒有人不好賭博的。這原因固然由於賭博是一種最容易的取利的方法適合懶人的胃口；同時也因爲每人都有好奇心僥倖心，對於自己的命運都有企圖把握或利用的心理。對於這種人說命運是沒有的，他絕不會相信；對他說賭博是害身的陷穽，絕無人能夠取勝，他雖然明明知道，可是他也仍舊不肯相信。於是乎賭徒就遍天下皆是，賭博的事業也就同賣淫業一樣，成爲世界上的一種大黑暗事業。至於說賭錢是爲了消遣，則是絕對沒有的事；有誰肯裝滿了皮包的錢去誠心誠意想輸光的？

未到歐洲之前老早就耳聞賭城蒙德卡羅的大名。到了歐洲之後自然想去觀光一趟。即使輸上一百八十的法郎不也是很可以得意的事嗎？

蒙德卡羅是摩納哥國首都摩納哥城裏的一個賭場的名字。其實這是三而一的，因爲摩納哥是世界最小的國，全部面積祇有摩納哥城這麼大，而在這個國裏賭場乃是它的中心，賭場老闆的重要勝過這地方的國王，而世界上的人也十之八九用蒙德卡羅的名字來代替稱呼摩納哥。這個國全部面積廿方公里，人口約二萬，全國祇有警察十六名，士兵八十名。它的人民說法文，用法國錢，與法國共一個關稅，可是發行自己的郵票。它國家的第一種收入是蒙德卡羅賭場的稅收，第二種收入是郵票，因爲每一個到這裏來遊玩的賭客，除了照例向賭台上孝敬一番之外，總要買些郵票貼在大可不寫的明信片上寄回家去。祇可惜這裏的郵票太不漂亮，上面祇有國王的一個半身照像，而這位國王的尊容又實在是並不高明，否則摩納哥的國庫收入必可增加不少。第三種收入乃是一個水族博物館的門票。提起這個水族館來倒也有小名氣。現在世界上論資格該屬它最老，論優劣也沒有問題的列在前三名。原來摩納哥從前有一位國王亞爾伯氏，乃是一位極有名的海洋學者，他一生的大半時間都消磨在科學航行生活中；世界上有幾處最深的海底深溝完全是經他指導測定的。這個博物館也是經他籌建，裏面陳列的東西全與航海有關。在房屋的最下層是一片大暗室，沿牆有八十幾個玻窗，每一個玻窗後面都養着最豔麗，最

動人，最意想不到的奇形怪狀的深水魚。一個人不親眼看見，簡直不肯相信宇宙之間會有這樣的生物。可是這個博物館竟然毫不出名，而蒙德卡羅竟無人不曉，可見得下流的事業是怎樣的與人性易於拍合的。

在博物館的背後乃是摩納哥國王的王宮，王宮的門前陳列着兩尊大礮，衞兵却連影子也不見。王宮的建築也遠不及賭場；有點像學校，又有些像修道院。王宮的位置是在一個小山的山頂，山脚是海，波平浪靜，這一帶本來是著名的碧色海岸的一段。這小山稍微向海裏突出，在連接陸地的那面有一條長長的下山的石階，立在這石階上，摩納哥的全城——也可以說是全國——在望。在西面不遠的另一座突入海面的小山上，聳峙着一所金碧輝煌的建築，那便是有名的蒙德卡羅了。

蒙德卡羅的老闆不是摩納哥國王，也不是法國的富商，而是英國的財界巨人，英格蘭國家銀行的五位董事之一。不過近年來股票由美國人收買的也不少，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英美兩國財閥的合資經營，其財力的雄厚，自然可以想見。

在我到蒙德卡羅以前，巴黎的一份報紙上載了這樣一段新聞，說是在法國南部鄉下有一位小學教員到蒙德卡羅一度觀光之後，認為輪盤賭這種賭博一定有一種法則。他在回返故地之後，便模倣原樣自己製了一份賭具，從第一年的秋天研究到第二年的夏天，據說一共轉過六十萬次。從這六十萬次裏他歸納出一種原理，他自己確信到蒙德卡羅去下注可操必勝，不過至少要有五萬法郎的資本。他於是便四下奔走，拉攏股東，一星期後便帶着五萬法郎，興緻冲冲的奔向蒙德卡羅。可是智者千慮終有一失，在六小時之內，五萬法郎完全不翼而飛，結果由賭場老闆送了一張火車票才能回家。這是一九三九年的事，假使記載屬實，這位賭場天才大概還在那裏教小學生呢。

據賭場老闆分析賭客可以分做三類，上面說的那種是第一類，他們自認比賭場聰明，結果祇有證實他的蠢笨，叫他輸光口袋才肯罷休；第二種是巨富大商，影星闊少之類，這種人以輸錢為擺闊的機會，他們大部是每年必到，照例孝敬的。在電影明星中，史璜生同克勞馥都是著名的賭客，這種人賭場最歡迎。第三種是長年賭客，他們或她們根本就住在摩納哥的小客店裏，每天去賭，總是賭五法郎的檯子，他們斤斤計較，靠此為生。據賭場老闆說，這種人雖然輸贏小極，賭場絕不能從他們身上賺錢，可是沒有他們，賭場就要顯得冷落，所以也是一種不可少的人。在我住的一家旅店裏，便有兩位這樣的長期賭客，據旅館掌櫃說，這兩位之一從前也是一位名女伶，現在年紀老了，稍有積蓄，便住在這裏，每天到賭場去

消遣生活；另一位是一個軍官的妻子，她的丈夫在非洲的法國戍軍裏，她一個人住在這裏，可是我看看她們兩位都是襤褸的很。

我到蒙德卡羅的門口時，祇有下午五點多鐘，重要賭客尙未出現。我看見大門裏面有一個售票窗，便跑過去問它可是要買門票。他說這是換籌碼的地方，如果我不是來賭錢，祇是來觀光的，可以在走進賭室時給看門的侍役二法郎做爲小賬。我聽了他的話照辦之後，那侍役還給了我一張小紙條，做爲小賬的收據，以後在各間屋子裏跑來跑去便不用再花錢了。小賬而有收據，也是一件新奇的事。

蒙德卡羅的場子裏祇有輪盤賭一種，下注五法郎起碼，按那時兌價祇合到國幣八角，在大廳裏共有八張賭台，五法郎起碼的四張，十法郎的兩張，二十法郎的兩張。五十同一百法郎的桌子在樓上，這時還未開門。五百一千同五千的桌子，則在小房間裏，祇許進去下注，不能任意參觀了。至於玩撲克牌則另有房間，由賭客自已組織，賭場祇略抽頭錢，頗像是俱樂部。所以這家蒙德卡羅所經營的賭博祇有輪盤一種，比起上海的賭場來，顯得單調多了，而且一切管事的人都是年已半百，臂套黑袖的老頭子，很有點像劊子手呢。

蒙德卡羅每天下午四時半開門，所以這時賭客還不多，而且全是五法郎頭的長期賭客，我兜了一個圈子，覺得聞名不如見面，見過面之後，却也不過如此。不管在過去蒙德卡羅這個名字似有多少誘人的神祕的力量，現在也似乎極爲平常。

走出蒙德卡羅之後，沿着海邊回到旅館，夕陽初下，晚風吹在臉上分外爽快，這一帶乃是每年夏天歐美人士的一個大銷金窟，有地中海岸上最著名的一個遊玩的樂園，可是對於我們東方人，却無論如何覺得引不起興趣來。

回到旅館之後，我戲問旅館老闆說：「你們一生一世住在蒙德卡羅，一定每個人都是精於賭道了。」他說：「啊，先生，不不，我們摩納哥的母親有一種傳統的觀念，好的摩納哥國民是從來不進蒙德卡羅的。我今年五十五歲了，我就沒有進去過。」我聽了，不禁說：「哦，原來如此。」

旅行雜誌銷路最廣
月出一冊印刷精良
刊登廣告效力最大

緬甸獵奇錄（二）

Nicol 氏原著
漢武

午前很早的時候，白萊吉爾陪送我們到了一片平坦的青綠田野那裏，四面有美麗的樹木環繞，喀卿人已經聚集在樹林裏面了。阿末已經召集來了四個喀卿男人和八個喀卿女人。後面站着一小羣從孤街來的人羣，印度人和緬甸人都有，他們是排隊走來看跳舞的，這對於他們或許比之我們更是一件盛大的事情。孤街來的村民們，都穿着寬舒飄逸的長袍，喀卿人都盛裝的穿着全副考究服飾，色彩非常鮮艷，女人們鮮紅色的裙裾上，都裝飾鮮花紮成的花樣，以及那用藍色青色黃色和品紅色織成的風俗飾物。足踝上面穿着編結細緻的脚絆，用編織的馬鬃毛製成黑色帶子鑲邊，成爲了一種精緻的襪帶。腰間圍着十幾條腰帶，是用同樣的馬棕毛編織成功的。她們那黑色天鵝絨的上身短襖，外面遮着銀飾物的鏈條，圓形和方形的浮雕金屬飾物，交迭着中空的鍛銀殼形飾物，大如茶杯。已嫁女人們的頭上，都繞着一碼又一碼的黑色天鵝絨，形成了一種堆疊起來的頭巾，面上圍着一條用紅棉布或羊毛製成的繡花帶子，帶子上又用金珠串鑲邊，眞像聖誕樹上的小飾物。她們的手腕上，錚錚響着厚重的銀手鐲。她們的頸項裏圍着幾根銀環，這種銀圈其中有的是柔軟的，有的却是硬的。硬銀圈上又鑲嵌着一種用樹膠做成硃紅色珠子串條，那是先染了顏色，然後再使之堅硬，來的。面上塗銀、邊上鑲向日葵子的小袋，從她們的肩頭上垂了下來。兩耳上垂着重大的銀飾物和耳環，每個女人都帶着足夠沉掉一艘兵艦的銀子。

男人們的服飾就簡單得多了。服裝中包括着寬鬆飄垂的黑色棉布短袴，一件用同樣材料做成的白襯衫，和一頂白的頭巾。一個喀卿男人的最珍愛的物件，就是他的寶劍。寶劍長如一把軍刀，劍端是方的，不是尖的，劍身厚重，只有一面邊鋒，二重的把手柄上面飾着銀子，頂一上是個銀球。劍鞘是用紋理精細的木料做成的，刻着有銀條，有一條二股的繩索吊着，面上遮着狹布帶。寶劍看來確有一種殺人的外形，我在幻想如果瓦族土人能有這樣的一柄寶劍，那他削去人頭就極便利，只要一擊人頭便落地了。

劍舞卽將開始了。鼓手在那驚奇的土人行列前面佔好了位

置。他的那面鼓形式極像一隻漏斗，他用手指擊動鼓頭時，那面瘦長形的鼓便反响出了一種中空的有韻節的聲調來了，大家穿了新的衣袴，神情煥發，我在架起開麥拉時，他昂然的在四面走來走去。

披着銀花綵的喀卿少女們，排成一列，開始以一種單行的形式，環着草地慢慢的列成了一個圓圈，男人們跟在她們的後面。腰部徽向前屈，手從右擺到左，她們環繞着草地，像那臭蟲跳躍在她們的床舖上一樣。

於是那個表演劍舞的人，穿着白萊吉爾賞給他的茶褐色衣袴，走進了圓圈的中央，觀衆便慢慢的往後退到相當遠的地方。他二手各執一劍，都是短而鋒刃銳利的傢伙，他揮動雙劍，盤着頭部旋舞，全身似乎被裹在一層光圈中了。他用着豹子的輕快身勢，旋轉行動，身手快捷得使人不能相信。他的雙劍越舞越快，那興奮的隆隆鼓聲也越來越急，而那八個喀卿女人和四個喀卿男人，則排成了搖擺的一列，也越舞越快的在草地上環繞飛舞着。攝影機嚓嚓的拍過去，那舞蹈者以及觀衆們的興奮，刻刻在提昇上去，突然天忽變色，大雨傾盆而至了。舞女們帶着尖叫和呼號聲奔了開去，撩起了裙裾，綷縩的直奔向那最近的迴廊內去躲避了。

「這只是一陣驟雨罷了，」我們的主人擔保地說，「幾分鐘之內，我們仍可開始。」

「我想我的軟片尺碼已得拍得夠了，」我說，「我現在所想做的事情，如果是完全可能的話，很想買套那班女人們的服飾，要全套的——上身短衫，銀手鐲，一切都須齊全。」

「那很容易，任你揀中了，我替你去辦。」

「那邊的一個女人怎麽樣？」我指出了一個繞頭巾的少女，她那件天鵝絨短衫上，銀飾物特別來得豐富。「爲什麽她比任何別個女人身上的銀飾物格外的多？」

「或許是因爲她比別人更早將錢存在銀行裏的緣故。」

「銀行？你說孤街有銀行嗎？」

白萊吉爾笑起來了。「那是一樣的，」他說。「每個喀卿少女，就是她自己的銀行。她并不存款在銀行內，因爲她們沒有銀行。但是她們全都認爲，搜集銀子，就是將錢存起來，以爲未雨綢繆之計。一個少女，越是能夠獻出更多的銀子，她就越被人認爲有做嗣女的資格。這個女人已經取得了她的丈夫。她戴了一頂頭巾，你看見吧。未婚的少女們是不准帶頭巾的，而且你也可以從她們的髮結式樣上分別出來，她們的髮結像一個法國女人的耳璫，橫在前額之上。你所要的那套衣服，或許是由她丈夫的饋贈，增飾富麗起來的。我們須徵求他的同意。」

四六—一九八

「你以爲他肯答允嗎？」

「當然肯答允的。他無非照原價加十分之一，以抵償一筆小小的出售稅。他還可用買來的錢，去買幾塊銀片，飾在新衣裳上，如果你在六個月內重回此地而再度看見她時，那你一定要以爲她的丈夫已經偶然發現了一個銀鑛哩。」

一會兒以後，那個丈夫出現了，由白萊吉爾的一個僕人，走在前面，領了他來。談判順利地得到了同意。那個少婦便掩進一叢矮林中不見了，轉瞬之間，她的衣裳已經從樹後拿出來了，包成一捆，她的丈夫鞠了個躬，交給了我。我以後就再也沒有看見他的新娘。後來我知道她是放在一隻平常用的大桶內抬回家去的。

迎客古禮

納司韋村或泥溫寨——隨你揀中——是建立在一座山崗頂上的，村民們可以從山頂上俯窺一二英哩外的緬甸公路。這是一個喀卿土人的村莊，村內沒有一個白人，而在二十英哩之內也無任何白人。

喀卿人在緬甸東部內，極爲衆多，但無疑的，他們都是在太古時代，從中國的北方來到此間的，而且他們的祖先實是韃靼人。我們相信，他們在古代時代內的最初老家，是在戈壁大沙漠以南的某處地方，遠在緬甸之北一千英哩以上。漸漸的——八百年來，每年旅行一英哩——他們南下橫過中國，越行越遠的流浪過來，永遠朝着一片更溫暖的大地向前移動，直到最後，約在不到二百年之前，他們便心滿意足的，在現在的這一帶亞熱帶環境中居住下來了。當他們向南移動時，當然同一路所經地區內的原始種族，發生了混合的關係；但是他們的種種韃靼人特徵，依然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種族習慣，在一千年內改變極少。訪遊此村，使人感到時代已經退回到「九百三十九年」而不是「一九三九年」了。

這是白萊吉爾，英國在孤街區域內的政治長官，他介紹我到泥溫寨去的，這一羣埋葬在蠻荒之中的草葺茅舍沒有這樣的一個嚮導人，在緬甸公路上旅行的任何旅行者，做夢也不會想到，靠近公路旁邊非常之近的地方，會有這樣的一個原始社會存在着的。我們從他家裏出發，駕車駛行了一小時半，直待看見了一條小路，一直穿過森林，盤上了遠處的一個山崗。我們的汽車就在大路旁邊停着，讓出路來給過往來去的軍火車行駛，但是我們並沒有留個人看守汽車。附近週圍數英哩內，懂得開汽車的人，是沒有的，除非是開軍火車的車夫，但是他們心中儘有許多別的事情要幹哩。而且此外，那裏有偷車賊來偷它呢？那眞是像鎖在汽車間內一樣的安全哩。

爬上山崗，我們看見了村莊內的屋頂，像低矮的乾草堆，從竹林和野無花果樹林中探頭探腦的向外望着。我們行近村莊時，我就問白萊吉爾，泥溫寨這個名稱有無特別意義在內。

「泥溫這二個字，是指淡水而言——適用於溪流，池塘或湖泊，」他解釋着說，「而那第二個字眼「寨」，是從「沙爾」那個字轉化來的，意思就是老虎。你終記得吉卜林小說內的那隻巨虎，名字就叫「沙生汗」，或稱「虎王。」所以泥溫寨這個名字，翻譯起來便是「老虎飲水處」一直到現在，老虎仍常從蠻荒中出來，到此村附近有一個池塘裏來飲水。你可不用擔心——最近幾星期來，老虎沒有來過。

「這個名稱在撣邦全部內是非常普通的，」他又說，「除了這一個小村以外，至少尚有二個村子取名為「老虎飲水處」的，它們地位太小，不夠登在任何地圖上面。」

我們再行幾步就到了那個綠蔭掩蔽的村子上了。那條作為大路用的蔓草迷離的小徑上面，印着赤脚的痕跡。那低矮的，但是極長的村人茅舍，稀稀落落的散佈在嶺脊上面。茅舍幾乎全都是架立在柱竿上面的，離地約有三尺光景高。在那屋底下面的空地，因此就成為了家庭內的豬鵝狗和雞雛的躲身之處，它們全都在籬笆間蹤進蹤出。茅屋的撐竿和柱椽都是又粗又大的竹頭，而那屋頂是用茅草厚重地葺築起來的。有許多茅屋的前面，都掛着乾枯的水牛頭骨以及其他獸類的頭骨，作為裝飾品，用大都是掛在牆上和那撐屋的柱竿上面的。在每家茅屋前面的那片空地上面，這在美國人大都是利用為花園的，喀卿人們却在那裏進行着二種重要的家庭責任，織布和舂米，一面在同過往的朋友們點頭招呼，交換一天之內的閒談空論。村子中央的附近那裏，有一片四圍築有籬笆的田地，這是村內的公社田地，田內長着無花果樹，種着菜蔬。在這一籬田以外，在那泥濘大街的盡頭處上，而向東西二方伸展出去的，是那濃密的蠻荒的鳳尾草和竹林的簇葉，造成了一種舞台佈景上細長青綠的垂幕的印象。我找到我自己似乎突然出現在一個舞台上面，台前垂幕已經為我揭了起來，而且是站立在一羣環繞於四週的怕羞而寂靜的同伴中間，全都在等待別人起來演講。

正在這時候，我們走到了一座看來是村內最重要住宅前面，宅前的前天井四面圍有一條枝條編成的籬笆，有一扇用竹片和蘆葦編成的矮門，矮門頂上，半圓形的拱立着一叢樹頂的羽毛似的複葉。一羣村民已經聚集在那裏，老的和年輕的都有，顯然是在等候迎接我們的。「啊，」白萊吉爾說，「這是歡迎委員會！他們在迎接我們。我在先已經派人來通信的。」

村長一步步走前來歡迎我們，他的姿態像印度人，雖然他確是純粹的喀鄭人後裔，因爲喀鄭人和印度人中間已有通婚關係，撣族和緬甸族人現在是非常的少了。村長二邊站着許多學童，他們的服飾都很樸素，大都是穿着襯衣樣的黑色棉布的東西，頸間帶着一些可憐相的珠串。那班少女們顯然還太年輕，尙未達到銀子存在銀行內的時期哩。

村長發了一個信號，孩子們便提起聲音來唱歌了。他們的手裏都揑了本小書，但是他們並不對書上看着。當那尖銳的聲音變强的時候，在那聲調和詞句中間，似乎有種模糊地同我熟悉的東西在內。確然的，他們的詞句都是英文——或者是像英文的東西。我弄得非常惶惑起來了，不禁伸手去將孩子們手中的書拿了一本過來。不論你信不信，小書上印着這個題名："Sanderson Sun-Tested Wall-paper"，而他們在試唱着那首讚美歌，就是「領導，仁慈的光！」

白萊吉爾看出了我的驚奇。「是的，本區全部內到處已有牧師，」他咬着我耳朶說「但是你不要以爲那許多人民已經爲了有牧師的緣故，放棄了他們的古時信仰了。這一次或許是讚美書自從放在此地以來的第一次的打開來看哩。孩子們只是用耳朶，學會了詞句和韻調的。他們可以不知道詞句內講的什麼意思。你可以看到那班土人小孩，外貌上看來都像小天使，但是如果你驚嚇了他們，他們就要咬掉你的大拇指，正像任何野獸一樣。喔，不，喀鄭人大都依然是非常原始的，你永遠用不到怕懼的。」

歌唱完了，村長向前走來，雙手捧着一個銀瓶，那是一個非常精美的瓶子，瓶上有錯綜複雜的花紋，做工極爲精妙。瓶內盛着清水。村長莊嚴地將水倒在一只茶杯內，又莊嚴地的將那茶杯獻給白萊吉爾，他在杯內喝了口水，然後傳過來了，遞給了我。

「這是本村內的歡迎古禮，」他解釋着說。

「的確，我很想爲這古禮攝影哩！」我大聲的說，「你以爲叫他重來一遍，他會不會介意呢？」

白萊吉爾就用喀鄭人方言，向那村長講起話來。村長似乎被這個要求吃了一驚，但是他表示願意服從，又將那清水倒回到瓶內去了。我準備好了開麥拉，開始搖動起來，但是不幸得很，我沒有將捲軸旋轉過去，它自動的停下來了。在這時候，水已完全重又倒出來了。我們又要求村長第二次將水倒回瓶內去。孩子們開始第二次唱起「領導，仁慈之光」來了，但是我的開麥拉又給軋住了。

我正想要求再來一次，但我看出已無希望。村長給予了我一瞥哀憐的掠視，憂愁地搖搖他的頭，而結果便將那水自己喝了個乾淨。

禁走後門

我們步行穿過村子。

那茅柴葺成的房舍，引起了我近前考察。其中有幾間大得異乎尋常，吸住了我的注意，但是白萊吉爾告訴我說，在別處的喀卿人村莊內，他曾經看見過長在一百英呎以上的屋子，同我在別處地方看見過的一樣。這種茅舍都是沒有窗戶的，但是那較長的房屋，却在邊上有一二扇門，前門和後門也各有一扇。我在一家茅舍的後門內探窺進去，而且走了近去，想走進屋內去了。

「停步！」白萊吉爾大喊着說。「那是禁止的！」

「什麼事？」我問，退了回來。「是不是檢疫隔離？」

「你切不可由後門走進任何疫卿土人的屋子裏去，」白萊吉爾慎重其事的解釋着說。「只有他們家內的人可以走後門，如果任何一個外人走了後門，那就觸犯了他們的家神了。如果那觸犯的人，是個像你那樣的人，不懂得喀卿人規矩的人，那末罰了一筆小小的罰款就算了事——只有六個羅比或近乎這個數目。但是，如果是一個喀卿人犯了這種愚行——那就是說，他在大醉之中錯走了後門，因為喀卿人在清醒自然的時候是誰也不敢做這件事情的——那他就須罰二只水牛，或者約六十個羅比左右的錢，作為他如此粗心觸犯家神的懲罰。

孩子的誕生

一個年青人從離開我們頗遠的一家屋內衝了出來，沿着那條小路奔了過來。他奔過別家茅舍時，他對看見的人喊着說了些什麼話，而被他喊着的人，立刻全都丟了手中正在做着的事情，而急急忙忙的向那年青人衝出來的屋子那裏，奔過去了。

「他們為什麼這樣慌張？」我說，「那裏失火了嗎？」

白萊吉爾攔住了那個衝過我們前面的年青人，後來他就轉身問我。

「這是一件你不能攝影的事情，我擔心，」他就微笑了起來。「因為這是發生在門內的事情。有人家將要生孩子了。他們都是因為惟恐參加典禮太遲，所以這樣急急忙忙的趕去。」

「生孩子在喀卿人中間，竟是這樣一件的了不得事情嗎？」我問。

「喔，不，但是這種典禮都是規定在喀卿人習俗中間的。當孩子將要生下來時，家庭內的親友們——這當然是指着全村而言——就都跑到那個將要生產的母親的家裏來了。家內已經預備下了二瓶喀卿人土製的麥酒。一瓶立刻由衆賓客們享用。另一瓶

四六—二〇二

放在一個牆角內，不准觸動，須待小孩出生的時候，而在這一瞬間，那瓶麥酒便挨次四面傳送過去，作為孩子的禮物，用了孩子的名義。但是這第二瓶酒，只有小孩們子和老人們可以喝飲，年青人誰都不准喝一口的。

「新生的小孩在他恰正生出來的一瞬上便取定了名字。名字由收生婦口中說出來，她必須熟練於幹這件事，須在那孩子出生的確切時間上說了出來。如果她遲疑了一絲兒時間，那末惡鬼或妒忌的鬼神便要搶先為這個小孩想出了一個名字，而那小孩便一定越長越軟弱，不久就死去了。

「那眞是收生婦一件傷腦筋的工作，」我說。「她為什麼不想出一個名字來，救救自己的性命呢？」

「喔，那也並不是難到這樣的一件事情，這都是在好久以前便預先決定好了的，由喀卿人的習俗規定了的。一切收生婦所要知道的事情，只在於預先知道這個家庭以前已一共生了多少孩子，然後注意這個新生的孩子，是個男孩子或女孩子就得了。頭生的男孩子，永遠叫做尼甘，第二個一定叫做尼溫，第三個尼喇，第四個尼德，第五個尼覃，第六個尼堯，第七個尼執，第八尼海英。頭生的女孩一定叫做尼甘，而她以後的姊妹們，一定叫做尼羅，尼洛愛，尼德，尼嘉，尼哈，尼波列，和尼雲，依此順列，別無他名。你得注意，那第四個男子和第四個女孩子的名字是一樣的。但是這十六個名字是規定了的。收生婦所要做的事情是分別了男女，然後喊出那個規定的名字來。」

「生第十七個孩子時，她必須「想得更快，」以便在決勝線上打敗惡鬼才行，」我說，「但是她在第四個孩子上，那倒是一定可以得勝的。」

「當孩子已經降生，」白萊吉爾繼續下去說，「而一切事情已經順利進行了時，賓客們便將他們預先備下的各種禮物，獻了出來，糕餅，魚乾，菓子等等，而從麥酒瓶內倒出酒來，向孩子的父母祝福了。那麥酒確還不壞，我嚐過了的。」

當白萊吉爾講着喀卿土人的這種種奇怪風俗時，我和他二人是沿着在分散的茅舍中間盤旋着的泥濘小徑，步行取道回去，在追尋那可以領我們到緬甸公路上去的來時足跡。他們說的話都使我感到奇異有味。我是熱心地的聽着。但我終有些半信半疑，可是那環繞着我四圍的青綠叢莽，增高了我的奇怪之心。「是的，」叢莽點着頭說，「他說的話都是對的。」

「現在在孩子生出來的三天以後，」白萊吉爾繼續說，「喀卿人母親必須坐褥，但允許她接見一切登門的賓客，而她必須小心的款待他們。可是，到了第四天早上，習俗規定，她須離家出行，同

了鎮上一個年紀最老的女人，一同走到那供給全村飲水的溪流或湖泊那裏去。那個老婦人隨身帶着一根長槍而當她們走近泉水或溪流時，她就將長槍丟進水內去而大聲的喊着說：「去吧，一切惡鬼！」這是嚇走那想對產婦或她的小孩作祟的鬼怪們的。於是產婦就入水沐浴，洗濯了她的衣服而從此以後便恢復她的日常生活了。

產婦們的飲食有特別限定嗎？」我問。

「不錯，從古以來，喀卿土人就有一種信仰：女人在懷孕期內，誰也不吃蜜，或分享有豪豬肉作為成份的任何菜饌，因為他們相信這二種食品都可造成小產。至其理由何，在那是只有天曉得的——是否因為蜜蜂和豪豬二者都是有刺的緣故？

婚姻制度

「孩子們在他們的生活中成為一個重要部份嗎？」我問。孩子們在村內四處閒遊的似乎不多。」

「不，你的話說得非常之對。最大部份的喀卿土人，他們並沒有大家庭，但其原因是這樣的：因為在當地的極大部份地方內，特別是在遠離公路以及在蠻荒後面的地方，氣候和那荒僻的環境，使得培養孩子成為了一個問題。但是這兒並無殺嬰的那類事情，每一個增添出來的孩子，對於家庭就有更大的幫助。他們是一個勞動者，而且同中國人一樣，一個添生出來的兒童，可以買為奴隸，所以，那也是一種可能的獲利事情了。

這裏有關歷代相沿成為傳統的特異規律，就是一個男子必須和女方的第一個表姊妹結婚。更明白一些來說，他應同他母親的兄弟們的女兒結婚，可是奇怪得很，他不能同父親的姊妹們的女孩子結婚，她是被當作近親看待的，那是要被正眞當作亂倫看待的。在本區內，如果一個喀卿土人，不願意娶他的第一個表姊妹，那他只有付一筆罰款給那被損害了的父母，才能將她推託過去。

「為什麼說那父母是被損害了的呢？那個少女不能同別人結婚嗎？」

「是的，當然可以，但是那少女的父母，却因此被搶去了一件保證物了。在喀卿土人中間，一夫多妻制是許可的，但一妻多夫，却並不存在。一個男子有二個以上的妻子，是很稀少的，可是，有時候也有在他權力以外的事情，因為一個年輕的兄弟，必定要娶一個已死的長兄的寡婦。即使那年輕的兄弟拒絕做她的丈夫，那末這個寡婦，必須要她丈夫的家庭照顧而撫養她。如果他們不願意這樣做，那末她就須回到她自己的家庭裏去，而這樣就無異訂下了一筆債款，而這筆債款只有用鮮血或金錢，才能清付。

「他們的道德律是什麼呢？」我問。

「喔，那是非常之有趣的，」白萊吉爾接下去說。「年輕人在尙未結婚之時，可以有許多次的調情行爲，他們要有多少次就多少次。在所有的村莊之內，都有幾處孤身者的茅舍，叫做杜麥太，那是可以由任何的年輕女人和她的情夫們，自由隨意作一短時間的利用的。如果他們發現他們不能長久厮守，那末他們就說聲再會，各自走開，任何人都沒有阻止他們的權利。他們可以常常任意試行此種事情，他們要試行多少次就試行多少次，但是一旦發現他們已經找得他們的心上人時，那末他們就結婚，而結婚卻是終身的事情。他們認爲淫蕩行爲只能在未結婚前有之，而一旦已經走進了約束以後，這卻是終生不貳的了。」

這同你剛在所說的男子必須同他母親的兄弟們的女兒們結婚的話，不相吻合了。我知道這種情形是有很多被牽涉在內的，但其情形卻又是怎麼樣的呢？」

「喔，那是非常簡單的，」白萊吉爾回答說。「何況，一個既定的家庭內的所有男孩子們，不是一定要娶他們母親的兄弟們的所有的女兒們的。而且此外，你不知道嗎，兒子們和女兒們的人數，不會是平均相等的。或許母親家庭這一支脈內，根本連一個女兒也沒有的，因此，當然就有了無數額外的兒子們和女兒們，他們是不受這條特別嚴厲的家屬結婚律的約束的。」



菲律濱瑞隆興鐵業公司

本公司創設垂七十七年資本菲銀四百萬元總行設在小呂宋分行設在宿務納卯等埠自辦歐美貨品批發零售價格公道營業種類如下

五金貨品

汽車機件

全權代理世界最大汽車廠美國通用摩托公司

GENERAL MOTORS

CHEVROLET

正牌[芝佛力]汽車貨車機件

A-C Spark Plugs DELCO Batteries

PACKARD Cables TRAINOR Springs

NEW DEPARTURE Bearings

機件六千餘種適合各牌各式汽車貨車之用

橡皮車輪

美國啟利公司秘法精製之橡皮車輪

KELLY Springfield TIRES

堅強耐用五十年來銷行全球口碑載道

名廠代理

全權代理以下美國名廠出品

CERTAINTEED Paints

INSULITE Building Boards

KOHLER Plumbing Fixtures

NATIONAL Wall Tiles

OIC Iron & Bronze Valves

ROCHESTER Wire Ropes

SYRACUSE Babbitt Metals

TROY Chains

YUTIVO SONS HARDWARE CO.

YUTIVO BUILDING, 404-424 DASMARIÑAS, MANILA, P. I.

P.O. BOX NO. 47 TEL. 2-43-53

MANILA BRANCH: R. PAPA & MORAITA, SAMPALOC, TEL 28430

CEBU BRANCH: JAKOSALEM & MAGALLANES ST., CEBU CITY

DAVAO BRANCH: STA. ANA, DAVAO CITY

西印度羣島海行見聞（二）

C. S. Forester 原著
祁信達

「上將有命令下來！今天每人都要穿甲佩劍。上將的命令如此！」

三・此地像是產金的地方

天還是暗得很，粗厲的聲音使李區自夢中驚醒。他坐起來，聽到四周有打呵欠的聲音。這間空氣混濁的底艙中二十個人正在伸腰擦眼睛。

他彎着腰，上面甲板極低，不能使人直立，艙底還有不少箱件。他把草舖捲起，想要開啓箱子。滿面鬍鬚的茄西亞（Garcia）身體極爲魁梧，當然脾氣不好，睡在他的旁邊。船身突然一動，把李區撞到茄西亞身上，他像一匹受傷的熊般叫起來。

「對不起，請你原諒，」李區趕快道歉。

他把皮外套和褲子穿上，背部和胸前都鈕好，復汗出如漿。帶了劍與帽子，彎身爬出去。在前甲板上一個砲手和二個助手正在清除兩尊環轉型大砲。他們有一桶火藥，一滿箱砲彈，每棵砲彈像拳頭這樣大。六個手槍隊帶了他們笨重的傢伙在船尾。甲板上擠滿了弓箭手，每人都戴帽，穿了短衣，還有帶了皮盾牌的長槍兵和全身甲胄的貴族。自岸上來的隨便什麼使節都要給這種儀仗嚇倒。

三條船聚在一起，緊靠岸邊。現在李區明白爲什麼上將堅持要不到一百噸的小帆船。這兩隻船可以較「聖名」號駛得更近海岸。每條船頭上有一個水手，把鉛錘沉入海水中報告水深。

這是一個靜靜的海岸，除了略見飛鳥外，這裏沒有聲音，沒有生命的徵象。他們希望達到有數百萬人口繁盛着的亞洲大陸，那兒有熱鬧都市，富麗王孫。上將證實第一次遠征時所發現的西印度羣島是和大酋長的領土密接的。他們希望至少要看見幾個裸體的滿臉笑容的人，像上次發現的島上一樣，但是這裏沒有。

砲火手受了上將的命令，把火藥塞在砲中。砲手打起火石，拿了火絨，把火星打到火絨上，點亮了，揮一圈使火頭發得大一點，放入砲的火門。於是「蓬」的一聲，接着是一股白烟。鳥類吱喳叫個

不住從島上的樹梢頭飛起一小羣來。回聲從岸上傳來，就這樣完了，看不到人跡。全身穿甲的人在甲板上呆立着，一聲不響。

「一塊可愛地方李區？」上將在李區耳畔說。「碧綠肥沃，像春天裏的安達盧西亞。（Andalusia地名，在西班牙。）這是地球上最豐饒的區域。」

「我們希望這樣，」李區不愉快地說。

「希望？我們早已知道這樣了。聖經上告訴我們這樣的。我想我們已接近伊甸園，這塵間天堂，那裏長着智慧樹，那裏人類可以接近上帝。」

李區從帽簷下注視着身材頎大的上將，和他面上欣喜的神情。李區想不出在聖經上何處可以找到這種理論來。

上將銳利的目光發現海岸線的一處有一缺口。他以清晰而靈敏的聲音發出命令，水手過來聽令。舵工把舵提起，錨拋入海中，鐵鍊的聲音不絕地響着。李區給上將突然由瘋狂的夢想轉爲一個現實的水手感動了。「聖名」號錨拋定，上將轉身給他講。

「李區，有一條河流自海岸流入海中。我想上去取些淡水。你肯同一隊人上陸去爲皇上佔領這島嗎？」

「我要謝謝將軍，當然願意去。」

李區忘掉甲胄的重量和太陽的酷熱；他焦急地等待舢板放出來。船裏放了不少空桶；六個水手跳入舢板打槳，後面跟了四個弓箭手。還有上將的一個意籍扈從史巴蘭若尼（Spallanzani）帶了上將的軍旗。李區爬登舢板，心想如其失足墜海，這副笨重的盔甲準要把他帶入海底。水手鼓起槳，船在浪花裏跳躍，行近海岸。

船把海面畫成一條白浪的線，他們已抵達金色海岸。史巴蘭若尼把旗杆插入沙中，從胸口掏出一張紙來宣讀：

「余等爲海軍上將兼西印度羣島總督兼西班牙大將軍克里斯多福·科侖布先生……」——這是佔有領土時引用的莊嚴的儀式。他讀了，李區脫帽繼續下去：

「本島即屬當今皇上斐迪南先生及伊薩蓓拉夫人……」

接着是一長串皇帝的名銜，小小的儀式就這樣結束。

水手們忙着在附近河道中汲取清水，李區好奇地走上海岸，他屈身把雙手從河中掏了一些水飲，覺得水味清冽。六星期來每天只限制三小杯清水的供給，現在可以有充份的飲料了。他漸漸步入一座森林，海灘邊的浪花聲和河邊的汲水聲都斷斷續續的隱滅着。

樹林裏的空氣不甚流通，而且鬱熱。汗珠自李區的帽際流下，盔甲裏的皮膚感到奇癢難敖。有一只蚊蟲在耳旁嗡嗡的鬧，且在頸項間叮了一口。他把蚊蟲趕掉，還忙着拂開面上腕間等處的蒼

蝠。他走到一處較爲空曠的地方，河道在此地匯爲小澤，四圍有低濕的湖岸。不少鈎狀鳥喙的飛鳥密集飛來——牠們是鸚鵡。他記得上將第一次遠征歸來時，皇上迎接他勝利的行列經過巴瑟龍納城（Barcelona）也有不少鸚鵡在空中飛揚。

他回到河道邊，見有一個人跪在水灘，就是方纔汲水的地點。他的手裏有一隻平盤，盤中盛有砂礫，因水流激動，和手指的搜索，砂礫漸漸淘去。他是鍊金者亞拉摩（Alamo），他在另一艘名喚「桑他愛那」號帆船上，（Santa Ana）隨一羣取水隊到此。亞拉摩懂得黃金與寶石，而且略諳東方諸國語言，遠征隊如與亞洲文化接觸，他倒很有用的。他曾被人當作祕密的猶太人，故願受任爲皇家鍊金專家的職位，以免宗教裁判所的注意。

亞拉摩以熟練的手法，把盤中的水搖去，把一層一層的沉澱物細細研究。於是他聳聳肩膀，把盤洗淨，抬起頭來，望見李區。

「有沒有黃金的樣子？」李區問。

「這河裏沒有，不過此地像是產金的地方，或許在森林中可以找見黃金礦岩。這種礦岩在陸地上的已經死絕，其中未必一定產金。」他把手揚着一處岩石。「你看，那岩石光滑而沒有生氣，李區先生，你也可以覺得要生氣勃勃的岩石才產生出寶貴金屬。假如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後面傳來一陣叫喊，他們回轉身去一看，汲水者向他們招手，預備回上帆船。

四・獨木舟中的土人

船沿着特立尼特島南岸向西方行進，瞭望臺上發出一聲叫喊，使每人駐足而觀。船繞過一處海角在航行，有一隻獨木舟很清楚地完全給他們看見。這小舟恰駛在兩個海角之間；風正是吹向船尾的順風，他們立刻追上前去。獨木舟上站着西印度島土人，紅棕色的皮膚，全身赤裸裸地，有飄展的黑髮，停了鼓槳望着趕上來的船頭很大的「聖名」號發怔。

「嗨馬萊脫」上將同他說，「你把小鼓敲打起來，你們水手按着鼓聲跳舞，表示我們並無惡意。」

這是一個可笑的場面，水手在前甲板上跳躍，悽慘的土人對着他們不理解地呆看。上將自己站在舷牆上，搖着鷹脚鈴——這是他在其他西印度羣島間試出的總歸引人注意的東西。

上將發了一個命令，一個水手突然從舷牆上跳下來，雜在獨木舟的土人中間。這小舟立刻打翻，人全都倒在水中。他們很感激大船上擲了繩索下來，把他們救到甲板上，站在那裏給水浸得混濕濕地，西班牙人圍集在他們四周。其中四個是男子，二個女人。女

人差不多全裸的三個男子肩上披有粗糙的棉織物。李區把披衣的質料細察一番，這是一種較劣的紡織品他先前從未見過。

「把獨木舟翻起來！」上將在舷牆發令，「把槳放在舟中！」

土人很是驚惶，他們的手臂相連，牙齒發抖。西班牙人推推讓讓，要把這種奇異的人物看得更其仔細一點。土人們對於自己裸體並不感到羞恥，從未聽見過「上帝」的名字，不知道什麽叫做鋼與火藥。有一個西班牙人伸手拍拍一個女人的肩膀，她起先縮了一縮，但後來漸漸不覺羞恥，那人把她擁抱，却像小孩子一般的笑了起來。但給一羣西班牙人的哄笑聲嚇得她趕快躲在同伴後面。

上將把在古巴和厄斯判約拉學來的怪腔語言和他們講。雖然土人對於他的言語一無了解，但因語調溫順，所以也敢回話。

「瓜那阿尼？（Guanahani）該島爲科倫布最先登陸，此名係當地土人之稱謂，約爲現在巴哈瑪羣島西巴亞山？（Cibas 在海地島）古巴海地？」上將問他們。這許多地名他們全不明白。

「卡奴，（Canoa）上將指着對面說。他們這個懂的，點點頭，笑着。

「卡奴，」他們一齊說。其中一人像唱歌一般說了幾句不知什麽話。

上將搖搖頭，他和李區說：「他們的言語有點像厄斯判約拉的，但並不完全相像，除掉幾個字如卡奴之外。」

上將誘惑地搖着一個鷹脚鈴，他們看得很奇怪。他送一個鈴給他們，土人嚇得退了一步。上將拿起一個土人的手，把鈴放在他手中，搖動他的手腕，使鈴玎璫作響。一種敬畏的神情表現於土人的面部，他已知道這鈴可以算是他的了。現在全體西印度人都笑着。

李區的眼光注視在一個女人的項圈上。「這是珍珠，」上將說。他送她一頂紅色羊毛便帽，且做了一個手勢，以示和她的項圈交換。她用迅捷的動作把項圈卸下，捧在手中，滿滿的送到上將手裏。上將用便帽和她交換，那女人表示甚爲驚異，意思她願把項圈僅作爲禮物。

「這和厄斯判約拉一樣，」上將說。「那些野蠻人並無交易的思想。他們以爲一個陌生人如其要一樣東西，就是送給他的充足理由。」圍聽着的西班牙人對於這種愚蠢笑個不住。

「將軍，你看這個！」一個西班牙人大聲的說。

有一個西印度人在頸間掛着一圈黃澄澄的東西。這是一小塊黃金。李區聽到站在金環周圍衆人急速的呼吸。黃金呀！上將跨步前來，他的神情如此之嚴肅與可怕，使土人舉起雙手，準備一擊。

「你們從那裏得到這東西？」上將探問着。土人又嚇得倒退了數步，上將顯然盡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緒，換了一種聲調說。

「去喚亞拉摩來，」說着回轉頭去望那羣西印度人，帶着勝利的微笑。他揚一揚眉毛，顯然要問一個問題，指指黃金，又指指遠遠的島嶼。西印度人想了一會，指着西方。羣衆嘁嘁嚓嚓的議論着——西方有黃金。

「許許多多？」上將問，做了一個雙臂擴張的手勢。「許許多多？」

西印度人躊躇了一會，一樣的把手臂分開，使羣衆又發生竊竊私議，可以發現許多的黃金了。但是李區看了這幕戲，覺得事不盡然。土人的意思也許是指黃金在遠方，數年來考據的經驗，使李區深悉用手勢表示常易引起誤會。

上將搖動又一鷹脚鈴，表示願與黃金交換，土人很高興的交換了。十二個壯健的水手儘快搖了一隻舢板自「桑他愛那」號邊載了亞拉摩來見上將。

「這是什麼黃金？」上將問。

亞拉摩拿起這金塊，用指尖估計份量，把牙齒咬嚙，放在陽光裏看它的光澤。

「那是黃金，」他說。「雖然沒有天秤和酸類我不能分晰它，但我能斷定這是處於被發現後自然狀態的黃金。」

「謝謝你。現在請你用東方語調和他們談談。」

亞拉摩與土人講一種爲李區一句不懂的語言，就他們的表情方面知道西印度人也不懂。亞拉摩再用別的言語試探，土人的面部仍然冷淡。

「將軍，那是希伯來人，希臘人，東方亞拉伯人和西方亞拉伯人，」亞拉摩說。

「謝謝你，現在我們好讓他們跑了，」上將說。

他拿出許多紅色便帽，每個土人頭上放一頂，每人手中給一個鷹脚鈴，於是揮着手使他們還到獨木舟上。

「平靜的回去吧，」他說。行列散開，男子打起木槳，獨木舟緩緩離開大船駛向陸地，夕陽照射在跳躍在海面上的紅便帽。

「用了和氣的款待和討好的禮物，」上將站在李區一旁說，「可以希望他們轉告同伴，把他們來引見。我們需要珍珠，我們需要黃金。」

的確如此，李區想。他知道上將怎樣急於積聚珍寶，如其他希望保住皇家的眷寵。

「我們已做到一個起始，」他愉快地說。

「我們是在開始，」上將說，在他二手中是一長串珍珠，在將

逝的落日裏顯出燦爛的光輝。

五・全隊人向內地行進

翌日，一小隊船經過一條狹而險惡的海峽，激流在此洶湧，上將題名「蛇口」（Serpent's Mouth）。他們遂進入一片新的波平如鏡的海面，李區與上將一起站在甲板上。

「我願意遇見更多的西印度人，」上將說。「我們需要交易。我們將要有開礦的工作。」

「我可以——」李區說，又躊躇了一會，自己感到驚奇願意這樣嘗試。「我可以坐了一艘舢板駛近岸去嗎？」

「你肯去我甚爲高興，」上將說。「你必要儘量找取機會，俾能向皇上忠誠地報告這些島上的財富。」

沒有時間給李區考慮要否反悔這事。不多一會，他已坐上一艘大舢板，帶了五個武裝船員和三個水手，沿海岸駛行約摸一小時左右，找到一處適宜登陸的地方，把舢板靠岸，留兩個人看守船隻，全隊人向內地行進。

森林幾乎是不能穿越的，有的地方他們不得不用佩刀披荊斬棘，打出一條小徑，接着又遇到一條小的河道。但是後來他們發現附近有人跡往來。他們走到一條極狹極狹的路，李區想去探險。

「靜靜的跟我來，」他同別人說。

但他們並不能在森林中靜靜地走。笨重的樹木橫在他們脚下，矮的椏杈敲擊他們的帽子，刀鞘與用品都被荊棘帶住，發出咭咭刮刮的聲音。有一個小西印度土人自小徑跑下來，全身裸體，腹部極大。他把指頭放在嘴裏，注視着。他的面孔在變化，只要在數秒鐘之間他就要哭出來。

「捉住他！」茄西亞說。但李區把手阻住他。

「噲，小把戲，」李區蹲了下來說，「跑來和我談談。」

那孩子收住了將墮的淚珠，高聲說了一些不懂的話；於是伸出小手摸摸李區的帽子。

「好孩子！」李區說。「好孩子！」

小孩用他自己奇異的語言回答，還是摸住了帽子。後來他覺得對於這帽子的興趣完了，李區才小心地站直。

「那邊」他說，慢慢地指着這小路。「媽媽？爸爸？」他溫順地向前走，小孩子立刻挽着他的手很快的走在他一旁。

他們立刻跑到一處空曠的地方，中央燒着一小堆柴火，烟在升起來，在一邊有五所用枯葉蓋成的奇異的屋子，但像沒有人進出。孩子拖了李區的手向前走，於是提高了聲音喊。一個西印度婦人自鄰近的森林裏跑出，向他們那邊很快的趕來。她也是赤裸的，

而且懷孕了好久；她把孩子抱在手中向他們看，同時像很急切地向孩子查問着。

西班牙人靜靜地站在那裏，樹林間發出一陣吆喝和騷動；二十幾個西印度人跑到空地上來，男女老幼都有。李區注意他們是否帶有武器，發現有一人帶一面小的竹弓，二人拿了沒有頭的竹矛，這些武器用普通的布服就夠抵擋，不要說皮製的衣服了。那些土人笑着，露出耀光的白牙齒，用他們的尖聲調互相談論。

「那邊的女人有珍珠！」茄西亞湊在李區肩頭說。

那女人在兩臂上部各戴有一珠圈鐲，每棵珠子都比他們以前得到的大。

「看他們呀！」泰品亞說(Tarpia)。

西印度人注意到他們的姿勢，回轉身去看有什麼東西引他們注意。他們講着，大家笑着。那個戴珠子的是一個頗具風姿的中年婦人，和別人笑得一樣厲害，帶着一點怕羞的樣子。一個皺紋滿面的老人在她旁邊，是她丈夫還是父親，不能十分確定。老人推推她的肩，鼓勵她向前來。她很有禮貌的向前跑來，把珠鐲從臂上除下，於是把一端塞在茄西亞的手中，另一端給泰品亞。笑着趕快走回自己伙伴的一面。西班牙人注視着他們的珍寶。

「我們要給一些東西作爲交換，」李區說。上將的訓令非常嚴格，每件珍寶都須用物品交換，不得白拿。

「我知道該給她些什麼，」茄西亞一面說，一面看着她赤裸的身體。

李區想不理他，在袋中隨便摸到一個銅幣，就放在那女人手中。西印度人看見了錢覺得很奇怪。有一個人突然在錢幣上看見皇后的頭像，於是指給別人看。他們立刻都愉快地笑着。

有皺紋的老人突然想到一件新鮮的事。他的建議得到全體的同意。他們在一堆柴火旁邊掘着一個洞，其中升起一股可口的香氣。原來西班牙人到達這空曠的地方，正是土人要吃飯的時候。西印度人用筷子在洞中夾起一束看去像枯葉般的東西；當他們把枯葉撕掉，香味更其比前濃厚。最後，一塊烤肉露了出來。有皺紋的老人分給每人一張葉子，預備分切這肉。女人們來來去去拿了不少的葉子。李區看見他膝前有一塊香氣直噴的肉；他小心的咬着。

「這是什麼？」他問」個女人。他指指這塊肉，揚起眉毛作詢問的樣子。

「這是鬣蜥，」女人說。「鬣蜥。」

就他們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西班牙人並不懂這名字。有一個西印度人來加以解釋。他把手脚都爬在地上，頭部左右搖擺着，一

四六—一一三

隻手伸到後面在臀部兩面揮動，像一條尾巴。

「鬣蜥，」他站起來說。

這是一種圖畫的工作。

「他的意思是一條蜥蜴，」李區說着，語音中略有驚愕的意味。

「是嗎？」泰品亞說，「好的，吃到蜥蜴，我很滿意了。」

「是的，天啊，」茄西亞說，「你看我啊。」

他拉了一個女人在他身旁，擁抱着赤露的身體，她木然站着，眼睛向下看，抖抖縮縮的樣子。李區急切地在看這副珠鐲，他看見一個西印度人的笑容忽然消失，歡愉的空氣沒有了，像太陽給雲影遮住一般。

「茄西亞，記得上將的禁令嗎？」李區焦切地說。茄西亞悻悻地把那女人推開，土人緊張的態度總算消失。有皺紋的老人切開了更多的肉。

李區帶着憂懼，漸漸明白那些人是在把留着給自己吃的肉分給西班牙人。於是他了解到不必把良心問題打擾自己。他們施捨給別人時的愉快是很顯然的。西班牙人接受了東西也報以感激。一種憂鬱的波浪在他心頭浮起。怎樣把這些氣度寬大的人敎育起來？宗敎，財產，或勞力對於他們有什麼意義？使他們的脚跨在上帝的路上是基督敎的責職，增加西班牙的財富是西班牙人的責任。但是他對於這錯綜的問題感到有些矛盾。他把兩手擦着立起來時，想把這問題也在心頭擦去。樹林的影子漸漸伸展，已近黃昏時分。

「回到船上去！」他喊着。泰品亞和茄西亞的眼睛都在女人身上，有點想不服從的樣子，但後來他們站起跟着衆人跑。

開始向着歸路回去，李區回頭來望那些土人，一羣人站在曠地上，每人的臂膀搭在別人的肩上。先前感到的憂鬱又泛上他的心頭，於是他一聲不響的沿着狹仄的小徑走。小溪潺潺地流着，頭上有鸚鵡飛鳴，他們下山時又被樹林間所有的聲音所包圍。李區聽到在遠遠的後方有一隻奇怪的鳥在鳴，高而尖，反復哀啼，不止一次。

最後他們到達晚霞燦爛的海灘，舢板上的馬萊脫正在打瞌睡，老水手喬治（Jorge）在削一根棒。他們望見全隊人跑了回來。

「都回來了？」李區問，就在同一時間內，他知道並未全體回來。他檢點自樹林裏跑回來的人數。「泰品亞和茄西亞呢？還有達戈？」

「我以為他們和你跑在前面呢，」亞綏務都略感驚奇地說。

「或許他們由另一條路跑囘來，」但他的眼睛看着李區的，他們倆知道大家心中有同樣想法。

他要跑囘去找他們嗎？李區躊躇着。不，在他到達之前，天要黑暗了。他生下來等待這幾個遺留的人。他記起樹林深處的尖鳴，是鳥在叫，他當時這樣想——但他現在知道這是什麽了。

太陽在落下去，他聽到一個不好的報告，遠望泊在海中自己的船隻，見「聖名」號船舷上發出一縷白烟，在桅杆尖上的長旒緩緩下來，又再緩緩上去，升降了數次。

「先生，這是給我們的信號，」喬治說，「我們得趕快囘去。」

「好的，」李區決定走了，「別人就讓他們留在樹林裏吧。」

他們準備把一切用具搬入舢板，李區剛跨進船中，坐在後梢，林中發出一聲叫喊，使他們停止了開船張望。

「那是茄西亞，」亞綏務都說。

三個人在林邊見到，在沙灘上跑向船邊來。李區看他們的神情，像三個學童犯了過失一般，但仍是很厚顏的樣子。

「你們在那裏？」馬萊脫問他們。

「唉，我們迷失了路途，」泰品亞囘答時，斜睨着李區。

他們學着別人的樣子，跳入船中，緩緩駛出淺灘。那時並無談話的機會。茄西亞在最後面的坐板上，面對着李區。他拿到了一柄槳。

「我們要用這東西嗎？」他高聲的問，把一柄槳很拙劣地放在槳架上。

李區注視到茄西亞的手，茄西亞知道他的注視，就跟着他的眼光看。手上染着已乾的血漬。茄西亞很冷靜的靠在船邊，在海水中把手洗淨。

「駛近大船，還有一長段水程，」他說，又拿起了這柄槳。他在笑，黑色的面部把牙齒露出來顯得很白。

後來，李區把旅行情形報告上將，沒有提起流血這事。因為是一個律師，他知道這事沒有證據；他觀察上將也不會有整飭紀律的行動，而且報告了，將使魁偉的茄西亞懷恨在心，引起決鬥，李區無疑地將在爭鬥中被殺。

所以他一聲不響，雖然這種奇遇，使他感到恐懼和憂鬱。

旅行雜誌　銷路最廣
月出一冊　印刷精良
廣告刊例　承索即寄

消閑四題

潘勤孟

「閑」某種階級認是一種淸福，但在普通人却含有一些危險性。孔子云「小人閑居爲不善，」蓋小人學養不及君子，一旦得閑，免不了動念作惡爲非，想見聖人防杜亂源，無微不至。但是「閑」究竟是人生一部，我們不敢自比君子，又不甘自承小人，因此，如何消閑，便成了問題。

提起消閑，常人每易想着八圈「無奇不有，」真的，以上海而論，黃昏晚上要是里弄裏不聞牌聲，大概比沙漠中發現綠洲還難，在下並非道學，但這個玩意戒之已有三年，因爲有過一次，四位朋友聚首也是借此消閑，正在勾心鬥角，其中一位突然自摸白板大笑身亡，在下目睹慘劇，驚心動魄，從此洗手不幹。

消閑之道，西洋主動，中國主靜。紐約百萬富翁子弟，豐衣足食，一天到晚嚷無聊，於是每年橫渡大西洋四次；或則結伴攀登阿爾卑斯山美其名曰游歷考察。我國宋儒提倡靜坐，東晉文人盛行淸談，說穿了，無非在想出種種花樣消閑而已。

在下多閑，自維於消閑頗有心得，下列四法，不敢謂有益世道人心，但是無傷大雅，却可斷言，無聊朋友，盍嘗試之！

咖啡

十多天前，申報刊有一條花邊新聞，略謂古巴因欲抬高咖啡售價，將七千五百萬包咖啡拋入海中，還說去年一年中，已照樣做了四次云。這消息在別的讀者也許平淡無奇，在下看了却是觸目驚心得狠。在下愛好咖啡，幾乎已到有癮的程度，近時每天跑靜安寺路一家俄國咖啡館，坐上幾點鐘，跟女侍談談，寫些文章，饒有悠閑之趣。咖啡宜於品，不宜於喝，一杯在手，滲入若干方糖牛奶，骨落嚥下，非苦非甜，試問有何滋味？英國中上家庭，黃昏前必有一頓午茶，或集家人，或約良朋，雖然備有咖啡，大抵只嗅不喝，此實深得享用咖啡之道。善養咖啡者必濃滿滿斟上一杯，色如墨晶，一泓靑煙，裊裊上騰，不時用鼻管嗡動一下，對之可以出神，可以忘倦。當年訪苦雨老人（周作人）於北平，談及茶道，老人亦謂視覺嗅覺之美，過於味覺，不過他主張用綠茶，不取咖啡，這點在下不能同意，但亦不欲爭辯，因爲嗜好各別，原不必强人雷同。

書畫

偌大一個上海，却無美術館之設，眞是恨事。大新畫廳寧波同鄉會通年開着展覽會，好的出品委實難得，不能使我們過癮。三月之前得識玉樹堂主

人，主人福建林氏，經營棉紗致富，斥貲百萬搜羅書畫。不知從那裏聽來在下於此道略有門徑，堅邀爲他做些鑑別和考訂的工作。集藏是雅事，也是難事，識見第一，財力次之，機緣第三。林氏操之過急，不免有些上掮客淸客們的當。畫之部二百餘件，大米，蘇東坡，黃公望，倪瓚，明四家，四王，山陰諸任都有，是否眞蹟就很難說，更無論精品了。有一軸吳漁山山水，題跋甚多，在下起先不敢斷定是贋鼎，但覺筆調不類而已，後來猛然想起曾見羅兩峯畫過此景，佈局題識，一般無二，眞僞於是判明。書之部多明淸作家，錢十蘭篆聯，伊墨卿隸書中堂，錢澧巨屏，倒是希見傑作。書畫原是精神食糧，眞蹟精品固然可以怡情悅目，就是遇到假的，正不妨以另一種目光，去研究它作僞的程度，或是用心挑剔破綻。在下工作兩月，正當市上鬧着炎熱打破十年紀錄，全市如沸的季節，但是心神專注，宛如如日服淸涼散，並草成偑韋齋書畫鑑賞記一卷，都六萬言。

奕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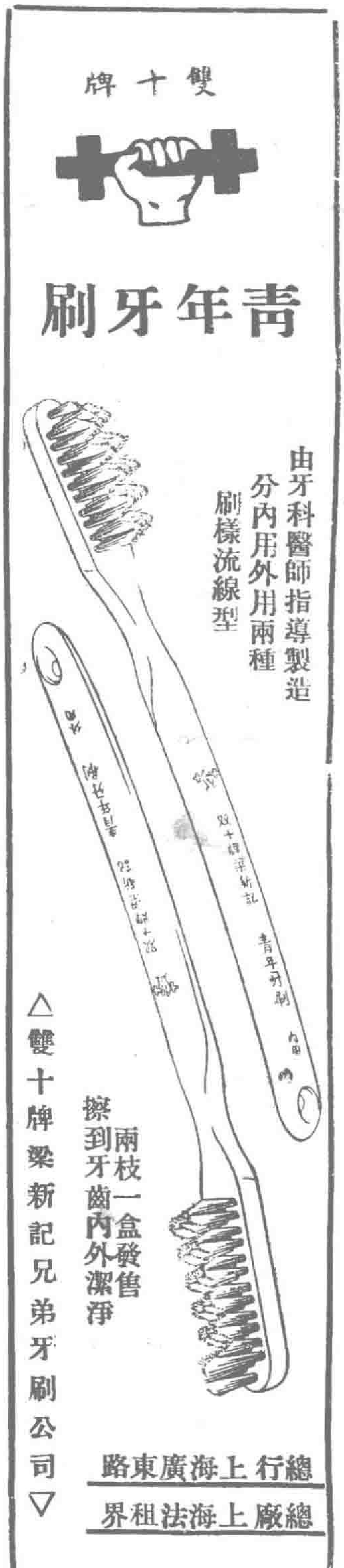
奕棋雖小道，却是消閑妙品，此物迷人至深，足以使當局者寢食俱廢。據說，賭有賭品，奕棋自然也得講棋品。曾國藩學養幾埒聖賢，相傳其棋品異常惡劣。每邀僚屬對奕，一反向來規矩態度，半個身子伏在桌上，形同蝦蟆。他有癖疾，全神爭勝的當兒，癢躁更甚，却又不暇用手去抓，往往裸了身子，就凳角檯沿用力摩擦，血膚狼藉，痂屑滿地，僚屬敢怒而不敢言，他却不以爲意。又段祺瑞生前好奕，把勝負看得非常認眞。你跟他對奕，贏了他，不好，他會氣得面紅耳赤，肝火大旺；輸給他，又不好，他會看你不起，冷嘲熱諷，非使你極度難堪不止。本來奕棋旨在角智爭勝，負品已卑下，至於爭勝負出之窮形極相，自然更不足道。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有一則談奕棋故事，手邊沒有原文，大意如下：景城眞武祠一道士，酷好奕棋。一日，有人入其室，見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坐以相待。忽聞窗外喘息如牛，視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奪一子，力竭並踣地上也。又從兄坦居言，丁卯鄉試，見場中有二士，畫號板爲局，拾碎炭爲黑子，剔石灰塊爲白子，對奕不止，俱交白卷而出。夫消閑遣日，原不妨偶一爲之，以此爲得失喜怒，則大可不必。東坡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荊公詩曰：「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二公皆好勝者，迹其生平，未必自踐此言，然其言頗可深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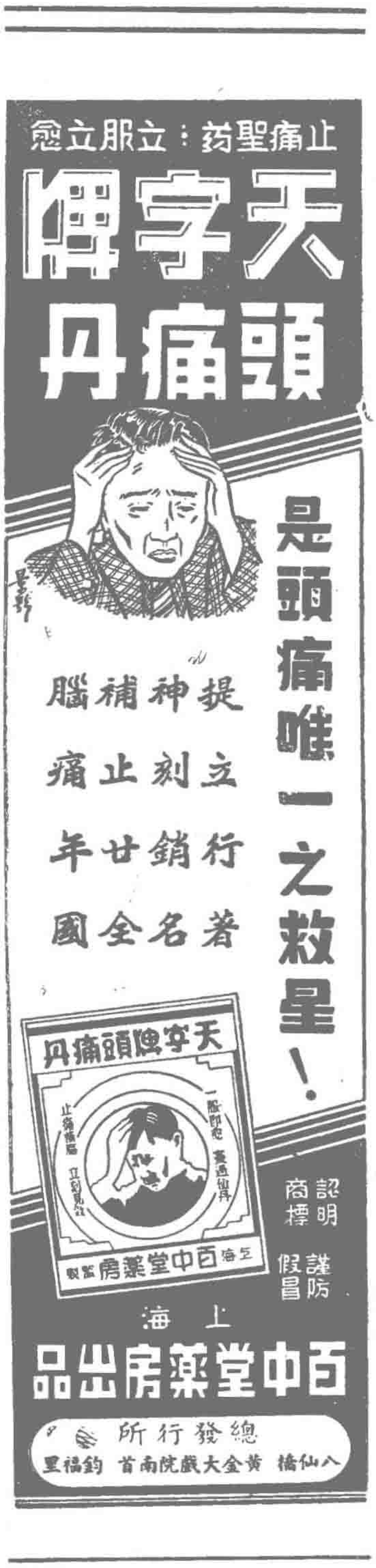
談天

談話與說話有別，其間約爲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大約話而無味只是說，說得投機才是談。談天則較談話更進一步，葛辛草堂隨筆（Private Pa-

pers of Henry Ryecroft)解釋得好，他說：「談天是一種藝術，在不完全的現世享受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中國民族似乎擅長談天，東晉文人煉藥醇酒之外，捫蝨而談，深得談天神髓，但是他們之中究多憤世嫉俗，玄學談得不夠，還要抨擊朝政，結果不僅被後世目為無聊，還負了亡國的責任，眞是寃莫甚焉！中下階級上茶館，原以談天為主要節目，然而題材太隘，善良的傳播些新聞異事，陰險之徒，却借此造謠生事，揭發人家陰私，雖有談天之味，而未可許為已得談天之道。理想的談天，天時地理人和三者必需俱備，辦公上課之後，或是月白風淸之夜，地點倒可不拘，幽曲禪房，揚子飯店，再不然弄堂口擱樓上亦無不可，約集三五朋友，題材但求於己有益，於人無損，宇宙蒼蠅，人生社會，却不妨瞎撩一陣，半日閒談，可抵十年塵夢，談天的樂趣，此二語可以盡之。

× ×





四六—二一九

父母

楊敬循譯

「快信」——嚷着的聲音，直穿上二樓，把酣睡着的孩子驚駭得將身體微搖着。

正在凝神注視着孩子的母親：

「樓下的婆婆恐怕不在家。」

話沒有說完，忽然樓下的郵差又來一次，這次將嗓子特別提得很高：

「快信，下林先生，是快信呀！」

妻，不耐煩地仰視着，只見她的丈夫早已向着梯口奔走。

這個時候，那來的快信呀！一定是爲着丈夫就職的好消息吧。守着孩子躺臥着的小夜子不期感到無限的舒適快意。

孩子呢，從下午起似乎有點異常。剛剛將檢溫表挾在孩子腋下的她想，「大約不至發燒吧！」總之丈夫不早日就職，當不更感困難。

好久仍不見丈夫回來，難道快信不是帶着好消息的嗎？小夜子又開始感到極度的不安。

「您的什麼信呀？」

她向着樓下急不待緩地問道。接着將孩子的檢溫表從腋下拔出，藉着從紙窗子透露出來的依稀的微光照着，突然瘋狂了般的喊叫——

「孩子是了不得了。」

「熱已經超過卅九度了。」

帶着沉重地不自然底脚步踏進門的丈夫，彷彿並不十分關懷似地凝視着對方。

「您看孩子的熱度已經有三十九度了。」

「卅九度？」

似乎懷疑地，隨手接過妻子遞給他手裏的檢溫表，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雖然極力地表示着他底鎭靜，可是仍遮不住內心的愁苦而顯露着蒼白的臉。

「快信上說些什麼？」

「唔！沒有什麼。」

小夜子失望地。

「不是就職問題吧？」

「也許類似吧。」

很淡淡地答着。自己也感覺到太淡漠了，忽然自動地勉强提着精神補上一句：

「中村有話很想和我商量，大概總離不開就職問題吧，我得去一趟。」

「唉喲，孩子是病着呢。」

「大概是感冒吧，如果今晚熱仍不見減退的話，可以請個醫生，診費不至於感困難罷。」

「這個也許夠。」

丈夫下林開始預備出門，由面部顯示着坦然無憂的神情，她不由的撲簌簌地掉下淚來，再沒有勇氣來說什麼話了。丈夫的奔波勞碌，是爲着就職問題，他所以奔波終日，何嘗不是爲着我母子的生活。不禁深深

地感及遭遇的不幸，沉默地感情迸發着熱淚，再沒有深思幻想的勇氣了。改穿着破舊西裝的丈夫，不久關門下樓而去。小夜子靜默地目送着「請您不要 離開 孩子 的身旁。」小林不放心地對着出神地瞧着他的小夜子補充一句。

樓下好像出外購物的房東老太太已經回來，丈夫和她站着談了一會，不久房東老太太似乎很關懷地直奔上樓。

「發了卅九度的熱嗎？」

房東老太太，當其正在徐娘半老的四十歲年華時，她的丈夫竟別她撒手西遊。其後十五年間，孤苦伶仃地守着丈夫遺留下的有限的房產。由她外表看來的確是一個樂天派，和藹可親。小夜子的母親和她是表姊妹。

「怎麼辦呢，非得要請 個大夫 不可嗎？」

「並不是我要自誇，這個得要我代勞吧。」

「鄰近有好醫生嗎？」

「有您知道賣菜場的轉角，不是有一個著名的佐山小兒科拿手的醫生嗎？」

「賣菜場的轉角……」

下林夫婦自從遷居到這兒來，前後雖已廿多日，可是小夜子對於這附近的周圍地理，可以說根本就不詳細，何況對於素來不介人歡喜的醫生呢。

她深信一個醫生，稍負時譽的話，他的診費，和試驗式地不相關的注射等等都是超過其他一切的醫生。她不自然地緊皺着雙眉。

「怎樣辦，馬上請他來吧。」

「是，麻煩您老人家了。」

「的確，這醫生的診費是貴一點。」

小夜子沉默着沒有回答，可是婆婆仍自語道：

「雖然診費上稍許貴一點，可是您得要明白，假如診斷上有點馬虎的話，那麼所得的結果絕非您我所期待着的，萬一不幸有什麼三長兩短，那麼後悔亦來不及了，況且……」

這的確是經驗談。實在沒有反對的理由存在。不過只有一節難言的苦衷，是否錢囊能允許這樣呢！她恨不得瘋狂地大哭一場。

老太太自言自語地獨自出門。這老人家的處世閱歷，再不允許小夜子否認。老太太，十五年來孤獨地過她寡婦的生活，她的閱歷，最低限度，是運用着她自身已往所受的磨練。她為人雖然樂天並且厚道，她……總而言之，却是財迷。小夜子是明白的，她絕不放款，更不願和他人先代墊，這是她處世唯一的閱歷，假如問她的話，無疑地她一定會拿出若不是財迷……這小小的遺產，如何能舒服地渡過這許多年的生活，足以自豪的理由。

「若是我不拿定主義，也許我的生活早已成問題了。」

或者她更會這樣說，那一班終日閒遊的餓鬼，一定會來寄食求幫，那麽這小小的財產，還不給他們搬走嗎？

診費無論怎樣貴，小夜子絕不敢期待着房東老太太的協助，而她亦不會拿着眞心協助的殷情帶來有名的醫生吧。

剛拿着冷水泡過的毛巾正放在孩子的額前時，房東老太太回來了。

「醫生不湊巧出診了。晚上他一定會來。」

「不一定請佐山大夫吧，不過是不關緊要的感冒呀。」

「您說些什麽，近來小孩們的肺炎是很普遍地彌漫着，萬一不幸有意外……那麽怎麽辦。」

「所以還是趕快點好……」

「時候不是快要到晚上了嗎？最多不過還有個半鐘頭，還不快快地煮好沸水嗎？」

肺炎？不幸成爲事實的話——小夜子已顯露出可怕絕望的愁苦容顏。

二

不過離了母乳不久的孩子，似乎呈現着厭煩醫生的聽診器，不住地發抖。好像預知小小生命的自己，是不久會離開母懷，爲着掙扎，和死魔反抗，只好大聲啼哭。這無疑深深地透進年青的母心。您爲什麽不愛惜您的生命呢，她很想問問自己的孩子，更爲什麽不愛您的媽媽……不由的撲簌簌地掉下淚來。

可恨絕沒有半點憫人心懷的醫生，層層剝去小小生命的病人衣服。

「唔。」

接着深思凝神着。

「也許慢了。」

「不行了嗎？」

小夜子厭煩地反駁着醫生。

「這點目下無法下斷語。」

面無半點血色，瘦得如柴，兩眼乾癟，欲哭無淚的孩子，恐怕連心都哭乾了吧。俄然樓下的老太太，拿着盛滿水的面盆來洗手。

「如果有乾葡萄，那就好了——蜜柑的汁，混合着水，稀稀地餵給他飲吧，藥水也是要的。不過靜養，較什麽藥水强得多了。

「乾葡萄是沒有，記得信州的親戚送給我的乾杏是有的。」

老太太接着說道。

「這也行，將乾杏和熱水泡在碗裏，當然水是重要的，動物性的食物絕對不能餵。」

「我很想餵點牛乳。」

「絕對不可以。」

說着闔門而去。

「難道這是出了高貴診費的代價嗎？

四六—一二二四

怎麼會平凡得和飯桶似呢！」

誓不能依賴旁人。小夜子不禁從心底激怒起她的決心。她深深地感悟到只有自己才能保護這小小生命。這已是很滿足了，丈夫亦無須乎了。只希望自己能時刻不離躺臥着行將斷氣的孩子身旁，盡最後一分的力量。也許眞的死嗎？在悽慘地沉鬱地驚慌裏淚珠嚇得柔弱的感傷顫動着。可是這種自暴自棄的弱志，是會泯滅一切的期望的。小夜子突然憶及入夜已深，仍不見丈夫的影踪。

去年由信州送來的杏，已由老太太從深藏在衣柜的角落裏搜出來。

「雖然是人送我，可是我不能吃，所以您不要客氣，隨便使用吧。」

老太太這樣關照她。

俄然十點鐘敲過了，可是丈夫仍未回來。飲酒了嗎？固然酬答中村的一番熱誠暢聚於酒居，是應該而不能加以否認，可是多少得要關心着病中的孩子呀！還不能不顧慮着目前的處境呀！最低限度，也得和妻子共負孩子保護的責任呀！

丈夫下林並不是完全失業，可是自從這個月來，就不到公司了。他是一名車夫，不幸公司裏的車輛，從這個月起，多半已成停頓狀態，結果成了自然的趨勢，車夫被裁。雖然下林暫時可以不離開公司，因爲還可以從公司領以後三個月的薪金，然而他們的環境，絕不是單能守候着這幾個月的。

她將煮好的杏汁，拿到孩子的枕旁坐下，擬用小匙餵孩子。

突然憶及今日丈夫出門時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否表示着有十分把握嗎？「是就職問題嗎？」她疑惑地問道，可是他的回答也很夠馬虎。忽然又連帶懷疑起，爲着就職問題，中村很想和我見一面，接着就匆匆忙忙地的神情。可恨那時望着體溫表凝神的我，只一心掛念着孩子的病態旁的自無暇深思了，現在回憶起來，更感到極度的不安。那時應該追問他呀！不，那封來的快信是什麼信，當然應該看一看，何以丈夫不遞給我看呢？是不是他怕着我這一點而匆忙地出去。

或者——

她又幻想起，或者是麗娘約他的信件吧。

如果是眞的話，當然有很多可疑點，並且有可能性，去年麗娘在××飛機廠檢查部工作的時候，已經和他相熟了。因爲那時下林運轉着汽車，時常出入工場。麗娘的確很愛着下林，這個證據，是小夜子快要和下林宣佈結婚的時候，麗娘滿面暗示着妒忌，和失望的卑視神情，更欠禮貌地勉强地表示着賀意。婚後小夜子當然不能例外的腹部膨漲，可是麗娘依然仍未忘掉妒忌心。不久小夜子就辭掉職務了，以後就沒有和她遇見過。可是她的丈夫呢，爲着工作的緣故，

直到上月還有機緣和她會譚麗娘果然是有手段反之下林是太好說話了，所以或者會——

這樣反復地糊思亂想，腦裏所起的反應的影響的確她有點使她吃不消，還是拋諸腦後的好。她開始把杏湯一匙一匙地餵孩子，可是孩子緊閉着小嘴唇並不接受下嚥。

樓下的大門，似乎微響着，還夾着低微的對談聲。這一定是丈夫囘來了。不禁不自主地凝視着檯上的鐘已經十點半了。樓板給沉重不均的脚步踏得吱嗦吱嗦地囘響着。她故意裝作目不斜視，也不囘頭望來人。

「沒有什麽變化吧。」

意外地喉音的奇異，她驚愕地囘過首來，原來是晚間請過的醫生。

「並沒有……」

請都沒有請何以來呢。緊皺雙眉的小夜子，不快地凝視着醫生。

「熱呢？」

「高了九度三分了。」

醫生坐下，又將聽診器放在孩子的胸前，突然指着枕頭側的杏湯。

「餵過孩子了吧。」

「給過，可是不嚥，一滴都不嚥。」

「那不行呀，什麽都不給，豈不失了孩子原有的抵抗力嗎？不飲的話，只好灌。」

「可是，藥的話就可以強灌。」

「藥不過是設法退熱而已。」

醫生表示十二分不滿的怒視神情答道。

「最要緊的還是要用自身原有的體質和死抵抗呀，您該明白呀。」

所謂名流醫生，怒目不快地囘去了。恰巧和醫生相左地丈夫囘來了。

「今晚真晚呀！」

她將滿腹愁怨，暫時忍耐着說道。

「唔，是和中村細談的。」

「那麽，就職方面已不成問題吧？」

「唔不敢說一定還有兩三天才能知道哩。」

這種回答，似乎已有相當的把握，接着他一定會很關心地問孩子的病態，可是意外地沒有提。

「孩子恐怕不久要離開我們了。」

「醫生並沒有作此判語吧。我剛由樓下老太太聽說的。」他遠遠地對背坐在孩子側邊的小夜子答道。他不敢接近的緣故，是怕將酒味傳到對方。

「死去的話，怎樣辦？」

丈夫沒有回答，小夜子又將杏湯餵到孩子的口邊，預備着強灌，可是大半的液體已經流出口邊，結果孩子的臉上流滿了杏汁。孩子呢已經沒有再哭的勇氣了。

「死去的話，怎樣辦？」

拿着圍身腰的布，輕輕地和孩子擦去頰旁的液體，禁不住露着無限愁思的苦容。

三

翌晨，早餐後的丈夫，又開始預備出門。又有約會吧？小夜子早已體察出他的舉動，然而她始終裝作不知，絕不偷閒地將溫水餵着孩子。

「孩子呀，請飲吧，母親求您呢，雙手合掌着求您呢，飲吧。」

小夜子已泣不成聲了。可是孩子仍然緊合着他的上下嘴唇，她只好强迫地一匙又一匙地强餵着。對孩子口裏唯一的小牙，她不禁感到無限的美觀。突然憶及「藥不過副品」的醫生勸語，不期深深地震動着她底耳膜。

她的泣聲，似乎並未感動着丈夫。丈夫呢，毫不關心地啞着聲音說道：

「我……爲着就職問題，還得要和中村接頭……」

「請便吧。」

小夜子坐在孩子躺着的旁邊，似乎頭都懶得動而不耐煩地答道。

「眞對不起，只有今天，一切仍望代勞，同時……」

「是不是零用，櫃裏不是有存摺嗎？您可以拿去呀。」

下林的喉聲，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嗓子，面部充滿着他底難言苦衷，失神地凝視着。

「我雖然在這裏，亦無濟於事，或者還會增加您的麻煩。反不如我不在，於您的工作較……」

「是的，您在此徒然增加您的愁思，看病人，我足夠了。」

「眞的，我在此，能和您分什麼憂呢，況且我狠看孩子的難過，連我自己亦忍耐不下。我已經感到坐立不安了，更能辦什麼呢。」

這恐懼心，也許是他的實情吧，小夜子不期深深地感悟到。他的外表雖然那麼雄壯，可是相反地胆小得不可形容。這，她已在婚前就知道的。唉，是的，他是沒有勇氣來當面保護，安慰病中的孩子。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因爲事實上是不能勉强，況且她在昨天早已下了決心，盡自己最後的天職，來保護這無知的小生命。

「請去吧，孩子有我照應呢，你放心去吧。」

小夜子誠懇地安慰的說道。她深信丈夫的胆小，絕不能和麗娘有預約的。一定是爲着就職問題而奔波，整整的奔波勞碌，無非是計劃着一家的生活安定。那麼，豈能再將孩子的責任給他操心呢。

「錢不要了，」連望都不望存摺，就匆匆忙忙地闔門而去。可是出去了後，她又感到再度的不安，一定是麗娘候着的。

我在，也許會增加您的煩燥，我出去或者是會順心，這是多麼狡滑的辯詞呀！我實在沒有辦法才留在孩子的身邊。她愈想愈

深深地感及遭遇的不幸。現在他倆一定在那裏伸長着舌，譏笑着。

還是忍耐吧。但是她以爲孩子的爸爸，如此冷淡對待自己親生而病重着的孩子是不能原諒的。但話要說回來，他是不能把孩子醫治呀。她自己只有反復地安慰自己，希望將這種無謂的幻想投諸腦後，更須要自己下最後的決心和孩子的病魔奮鬥。旁的毫無事實作證的幻想，結果是徒然增加自己底煩愁，無益地浪費精神而已。

午后醫生又來診察孩子底的病狀。

「好得多了，也許不至於再有惡變化吧。」

她無疑地得了無限的安慰，微透露着柔弱心底的安慰。這也許是頭一次的笑容吧。當然她日夜祈禱着的唯一願望。其後對於醫生的不斷診視，不再露出絲毫不歡迎和擔某一種心了，當房東老太太到醫院給每日擔着心的掛號出診醫藥等費的時候，會意外地出了她底預算之外。雖然醫生屢次自動地出診，然而這不是爲了錢，完全爲了盡人類應有的天職。她現在深深地反省起，以前的信靠自己的頑固決心來救護孩子的念頭，是不正確的。更未料到會在這樣其貌不揚面目可憎的醫生手裏回春。

這天晚上，又爲着孩子的藥湯感到憂鬱。因爲孩子不願而反抗地嚎哭，可是這是小生命存留的關頭，再不允許她的猶疑，强灌，雖然飲者不願，可是餵者又何嘗感到快意呀！不過這是繼續細如絲的小生命唯一的辦法。雖然萬分不忍，除此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意外地使她驚愕，當她將藥餵在孩子的口裏時，孩子已伸着小小可愛的舌頭，似乎早已候着，也許自己知道這是延長他自己小小生命的唯一方法。孩子已經不成問題了，只要自己盡慈母天職，那怕一分一刻一時一日都要不斷地激勵着自己，來保護這無知的小生命。

「謝謝您，謝謝您……」

她不禁大聲嚷着，接着不斷地將溫水一匙又一匙餵着孩子。

「好吃吧，孩子，一定是好吃的，謝謝。」

她深深地感到滿胸的舒暢。表示自己底的感謝心是應對誰發呀。孩子嗎？那個醫生嗎？也許是那更偉大的神聖罷。

丈夫回來了，她急不待緩地回視着，誇着說道：

「孩子也許可得救了！」

「呀！可得救，眞的嗎？」

「眞的呀，您看，孩子不是自然地透露着一絲笑容嗎。」

下林的眼角，不由的撲簌簌地掉下淚來。

她突然感到無限的慰心，以前蓄着可憎的偏見，不禁隨着丈夫的淚痕歸於消滅。光明的曙光，如平靜廣闊的海洋，期待着我

倆。無疑丈夫也很關心着孩子的病，不過他是欠了勇氣來正面有所表示所以他不忍而痛心地逃避出家門消磨他的憂鬱現在什麼都可以諒宥他。

「孩子已經不成問題，那麼您也可以放心。」

丈夫幽默地問着。

「我始終沒有放棄我的安慰心。」

「不是的，我實在不願您受雙重的憂鬱，其實我這兩天來非常忙呢。」

「是不是就職的事？」

「唔，是吧。可是不是我的就職而是您的。假使您願意的話，我已經和工場接洽好了，今天可以和廠長見面。」

「孩子呢，如果我要工作的話……」

「樓下的婆婆已經允許照應帶孩子了，唉！但是此種話是在其次，我這兩日忙的是……小夜子，前日不是有一封快信嗎？」

「是的，有過的。」

「您知道是什麼信？」

下林口吃地問道。

「是從麗娘來的吧？」她不禁脫口而出，可是丈夫絕未懷疑她的譏笑，滿面正經壯嚴地：

「小夜子徵兵令已光臨到我了。」

「呀，徵兵令！」

「唔，是的，那時您已憂愁着孩子的病，所以我故意地不告訴您，現在告訴了您一切，大概不會再吃驚吧。」

「啞！您。」

她撒嬌地緊抱着丈夫。

「我願意工作，我母子的事，你可以不必掛念，一心爲國吧。」

「知道了，知道了。」

丈夫輕輕地撫着她的背，她呢，好像孩子乖乖地躺在慈母懷裏似的。

「但是，我很發愁，因爲您這樣胆小，恐怕萬一……」

「胡說，我從來不會對自己的痛苦悲鳴，我的胆小是不願親眼看着他人的痛苦。」

「唉，謝謝，謝謝。」

她將和孩子表示過的「謝」字反復地念着。

孩子依然繼續他底的酣夢，他是任何都不會知道。廿年後孩子不是達到廿歲的年齡嗎？可是孩子中心的父與母之間所發生種種不幸的悲劇和喜劇，他是絕對不會知道的。在他的喉音轉變的時候，「父親，母親，您倆是不會知道現在年青人的志向呀。」

——完——

旅行雜誌
月出一冊
材料豐富
印刷精良

世界偵探名著

蒙面人（下集十）

秦瘦鷗譯

一〇　馬福特的自白（續）

『因此我也並不想和裴脫門辦什麼交涉，雖然據我所知道，他在倫敦已經有着一個妻子了。其實他在見到此刻的朗德夫人以前，早就跟別人結過婚了，所以他和她的結合根本也是不正式的，僅僅她自己不知道而已。我和朗德夫人以前並不相識，還是在前天晚上我殺死裴脫門以前偶然見到的；她出乎意外的闖進了我的診所來，在一種極慌亂的情緒中告訴了我許多很有趣的話。……可是關於這一點，最好讓我過一回再細說吧！

『現在還是先說從前的事：那一天我們討論結果，華爾脫終於也答應讓我幫他一起下手，我們的目標是一家開在鄉鎮上的小銀行，因爲他們藏的紙幣很多，特別是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們決定祇要去兩個人，當然裴脫門是不去的，然而關於那家銀行附近的地勢，以及各個重要職員的行動，却都由他在事前刺探明白，一一告訴我們，而且他還用一種難以猜度的奇妙的方法，把那家小銀行裏所存的現款的確數，也調查得不差分毫。

『那個小鎮距離梅而蓬大約有六十五里，我和華爾脫在隔夜就坐着一輛小汽車趕去，借他一個朋友家裏過了一夜。我是第一次幹這種買賣，心裏當然非常慌張。出發以前，便急着想找到一支手鎗，可是華爾脫聽了，却大不爲然，他自己就從沒有帶過什麼武器，幾年來所用的只是一支假手鎗，當時我就打他嘴裏聽到了一番永遠不能忘記的教訓。

『「讓我問你：我們此刻出去的目的還是要殺人，還是不想殺人？」華爾脫說：「假使我們只想做一票買賣的話，那末一支假手鎗就夠了，因爲我們祇要用它來嚇人，不是要用它殺人！」』

『他的思想向來就是很特別的，對於濫用武器的盜黨非常不滿。他說：「一個銀行職員的看守銀行的財產，那是他的責任，假使你殺死他，你就是一個懦夫！而一個警察的捉拿盜賊，也是他的分內之事，假使你殺死他，那你就是一個無恥的光棍！」

『可是他對於警探却也毫無好感，他根本就不信任他們，所以那一天我們出發以前，他還堅持着要把所有的口袋一起用最堅實的麻綫縫起來。

『「你最多祇要帶一條手帕就夠了，這是可以塞在衣袖裏的。」他說。

『最初我還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教我這樣做，後來他才向我，

解釋，警探們在捉到一個罪犯以後，時常會悄悄地把一支手鎗塞進他的衣袋去，好使他多吃幾年官司。這話究竟可靠不可靠，我可不曾研究過，也許根本是他們自己的神經過敏。

『最後，我們便一起把假手鎗藏在褲袋裏，匆匆走出門去。關於那一次搶案的詳細情形，我在自己的日記簿上記得很淸楚，過一回你可以到我的臥室裏去找出來。總之，那一天的計劃是成功的。我們照着預定的時間闖進了那家銀行去，臉上各蒙着一塊黑布，我先用那支假手鎗嚇住了兩個行員，華爾脫便跳進櫃台去，打那本來不曾上鎖的保險箱裏，取出了兩大紮鈔票來，及至當地的警探趕到，我們早已逃出鎮外去了。

『我們先在各處兜了許多圈子，然後才從小路上趕回梅而蓬去，我可以發誓，那個鎮上並沒有誰認識我們，也沒有誰瞧見我們打那銀行裏走出來。當晚，梅而蓬各報便把這件刼案登出來了，同時澳洲聯邦銀行還發表了一個公告，願出五千鎊的賞格，捉拿行刼的盜黨；連警探當局也有聲明，允許寬恕我們同黨的罪，敎他們趁早告發。華爾脫一看那條賞格，便好生憂慮起來，因爲他對於陶納爾特裴脫門的品性，知道得當然比我多。

『「只要他能夠同時得到當局的寬恕和銀行的賞格，那末我們的地位就危險了！」他說。後來他又打了一個電話到某一家報館去詢問，知道銀行的賞格是任何人可以得到的，連我們的同黨也不妨，於是他的臉色便立刻變成灰白了。

『「湯米，快去把你找妻子來！」他說：「我們必須趕快離開這兒，今天下天湊巧有一條船要上舊金山去，我們可以一起上船，不過不要在一個艙裏，我們到船上再分別買票好了！」

『我便急急趕回旅館去，不料羅娜却不在那裏，據一個侍者說，她已和裴脫門一起上跑馬廳去了，我想不出什麼主意，只能再回去告訴華爾脫。

『「這樣說，還不妨，也許在他沒有打跑馬廳回來以前，不致就見到這個賞格。這是我們僅有的機會了！」他說：「你可以留一張字條給她，再留下一些錢，好讓她自己追尋上來。」

『我便依着他重回旅館去，把行李收拾起來，並且還寫了一封短柬，預備留給羅娜。不料我走出電梯，便在過道裏和那又高又大的梅而蓬偵探長里勒劈面相逢；在幾天前，我哥哥已給我警告過，對於這個人是必須特別謹愼的，可是我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正人君子，雖然他現在已經死了。那一天我一瞧見他，便知道事情有些不好，果然他就很不客氣的伸過手來，把我的手提箱搶了過去，授給他背後的另一個人。

『「你還是先去把你的帳付掉了吧！湯米，」他說：「這樣可以

省掉許多人的麻煩。」

『他和我一起走進帳房裏去，讓我付掉了自己的帳，然後把我帶上一輛出差汽車直接駛往警察局。我走進大門第一個就瞧見華爾脫，原來他是在我走出以後便被捕的，而且在我第二次回旅館的時候，已有警探在我後面跟着了，不過他們並沒有上樓，只在下面候着待我收拾好東西再捉我，這是里勒的一貫作風。每夕總教被捕的人先付清旅館帳，然後再拘走他們，據說他妻子在梅而蓬開着三家旅館咧！——也許這話又是別人杜造的謠言。

『我們搶到的錢雖有大部份給他們搜了出來，但並不是全數，因為華爾脫已把四千鎊藏到別處去了，而且還分過兩千鎊給裴脫門，但在他決心要得到那五千鎊的賞格以後，他已自動把這兩千鎊獻出來了。

『當然，裴脫門就是那出首告發的人，他根本沒有上跑馬廳去，在我們一起被拘進警察局以後，里勒便在另外一間屋子裏把他叫了出來，使他辨認我們。華爾脫一句話也不說，他低着頭，並不向裴脫門看，彷彿那時候他心裏已有了一種預兆，知道這是他可以自由行動的最後一天了，因此他的精神是非常的頹喪。但我的心裏却充滿了憤怒，便向裴脫門牢牢地看了一眼，使他知道將來我們中間是免不掉要有一番清算的。這種情形可不像舞台上的戲劇嗎？是不是？

『開審的經過很簡單，問官非常公正，華爾脫被判決了八年的徒刑，我是三年。但在我們入獄以後，我就不會再瞧見華爾脫，直到他病重將死的一天，他們才把我帶到監獄醫院裏去見他，只是他的神智已經昏迷，根本也不認識我了。那天偵探長里勒也在那兒，他是特地來探聽那四千鎊的下落的，趁我們沒有被送回獄舍以前，他就告訴我說，假使我可以把那四千鎊獻出來的話，他可以想法子使我的刑期縮短一年。我在監獄裏過的日子委實太難受了，一聽他的話，幾乎就馬上答應，後來又想了幾分鐘，才決定先告訴他一半。

『華爾脫是把那四千鎊分藏在兩處的，現在我也不必再告訴你們那是兩處什麼所在了。不過其中有一處是一家正式的銀行；我便把比較難的一處告訴了里勒，想讓他去碰碰運氣，看他的運氣倒不壞，很快就取到了；因為才過四五天，他們便把我釋放了，這時里勒的長處，從不食言而肥。

『我出獄以後，先在梅而蓬閒蕩了一個多月，可是我已不必再找羅娜，因為我在監獄裏的時候，已知道她走了，而且是和裴脫門一起走的。對於這一點，我倒並不焦急，我相信他和我是遲早一定會見面的，最不可思議的是華爾脫所給我的教訓的力量，竟使

我在臥薪嘗胆蓄志復仇的時候，也不曾想到要去買一支手鎗。

『警探們對於我已經放鬆了，里勒雖然還疑心我在別處藏着一筆錢，可是他也知道數目很小，所以决定不再追究了。我在梅而蓬原有一個通訊處，幾年來別人寄給我的信全留在那裏，我走去一看，其中有帳單，有收據，有同學的信，還有一個極大的信封。

『當我在監獄裏的時候，也曾一度想起過自己的學業，不知道那一次畢業考試的結果究竟如何，但後來也就死心塌地的丟開了，自己總以爲再要好好地做人已經不可能了。一個犯過罪的人，怎麽再能領到醫生執照呢？我却始終沒有想到澳洲警探當局僅僅知道我是「湯尼費斯」，根本不曾發覺我的眞姓名是馬福特，連我自己也忘記了這一點，直至我把那個大信封打開，取出了一張又厚又硬的畢業證書，方似大夢初覺一般的高興起來。祇要我回到英國，我就是馬福特醫生了，一個合格而正當的醫學家，我愛什麽時候開業都不成問題。于是我的眼前頓時揭開了一片新的希望，我對於醫學原是極感興趣的，並且還决心想做一個兒科專家。

『第一步我先悄悄地去取出了那剩餘的兩千金鎊來，接着又在梅而蓬附近逗留了一二十天，然後才搭上一條輪船，離開澳洲；從澳洲到哥倫坡坐的是三等艙，但那裏委實太悶熱了，因此從哥倫坡起，我就搭乘頭等，好在這些旅費還是我所能担負的。我並不直接回英國，到埃及就上岸了，因爲我要把我自己和澳洲的關係完全切斷，當然不能和那些眼見我在澳洲上船的人一起到達英國，否則我過去的行爲便掩不住了。我一到開羅，便帶着我的畢業文憑之類去見駐在埃及的英國公使，假說我原有的護照已在中途遺失，請他另外再發一張給我，這樣我就開始回復了馬福特的原姓，並在意大利和瑞士各處 了一圈，最後才在八月底遄返英國。

『最初，我本想先向別人頂下一間小小的診所來，一到倫敦，便去訪問一位地產商，請他代我物色；那個傢伙嘴裏說得很好，彷彿眞是很熱心的樣子，不料後來他介紹我去看的不是規模很大的醫院，使我望而却步，便是鄉村裏的老醫生們所留下的診所，憑我這種年齡，根本就無法立足。因爲一個醫生在鄉間行醫，不到鬍子變白，雙眼昏花，是沒有人會信任的。

『於是我又變了主意，决定自己在倫敦找一處地方，開起診所來。其時我大約還剩一千五百鎊左右，祇要竭力撙節，那末卽使沒有一個病人上門，我也可以維持五年以上。假使照着我的計劃，開一所專爲小孩子們照射太陽燈的小醫院，那末三年也還不成問題。我的天性原是最愛小孩子的，永遠願意爲他們盡力，假使這

一次沒有裴脫門和我妻子的事岔出來擾亂的話，再隔一二年，我一定可以開一所很大的兒童醫院了，雖然開辦費至少需要兩萬鎊，經常費每年也得一萬鎊，但這都是我可以解決的。

『我在恩特蘭街上開的那所診療所眞可以說是簡陋到了極點，恐怕世界上決沒有別個醫生能夠像我那樣的耐苦了。總算我的運氣還不壞，一開業病人便非常的多，但他們都是窮人，化了一鎊的醫藥費，至少希望可以收回十九先令去；可是就大體來講，他們非常有趣。不久，我便很迅速地在附近開設了一所很小的兒童醫院，照我的估計，像我那樣簡單的生活，靠診所裏賺來的錢已經足夠維持了，而我自己所辛辛苦苦地保留着的那筆錢，至少也可以使那所小醫院維持兩年。（未完）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強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粵港漢滇
宏興大藥房



都錦生
絲織禮品
晴雨綢傘　五彩壽字
檀香絹扇　絲織風景
織錦桌毯　織錦坐墊
總行　上海二馬路石路東首
霞飛路華龍路口
支行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
工廠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

四六—一二三三